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六八册目次

史記一百三十卷（二一）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卷一百十七至一百二十二配蒙古中統二年段子成刻本）　〇〇一

史記一百三十卷（二）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卷一百十七至一百二十二配蒙古中統二年段子成刻本）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為縣也出地理志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為說耳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徐廣曰虢在成皋鄶在密縣駰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鄶妘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冒是也虢叔文王弟鄶妘姓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申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索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故因以封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𩨘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𩨘歷華君之土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為說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正義曰上求物反下戶滑反是為武公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武公十年娶申侯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廿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大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

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

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 正義曰鄢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鄢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鄢音偃杜預云鄢今鄢陵也 鄢潰段出奔共 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正義曰故今衛州共城縣是也 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 賈逵曰鄭地也正義曰曰潁許州臨潁縣是也 誓言曰不至黃泉 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 賈逵曰潁谷鄭地○正義曰括地志云潁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爲潁墟故老云是潁考叔故居即酈元注水經所謂潁谷也 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

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 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 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卽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 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 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足是也此繻葛之戰在魯桓五年弥一

作肸並音迷 王師大敗祝聸射中王臂 索隱曰左氏作祝聃 祝聸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亹爲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亹子儀爲三蓋得之 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 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 生厲

公突雍氏有寵於宋 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 賈逵曰雍糾鄭大夫 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 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索隱曰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

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
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爲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非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加誤耳
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
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
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
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
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子亹
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衞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
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
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
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
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
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轘高渠彌
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
爲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
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君
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

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
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作甫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
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
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
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
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
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
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
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
惠王弟頹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
出奔溫立弟頹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
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
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
公踕立索隱曰踕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
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
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
公之賤妾曰燕姞賈逵曰姞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蘭香名也曰余
爲伯鯈余爾祖也賈逵曰伯鯈南燕祖以是爲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爲汝子之名
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
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

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索隱曰犕音服左氏作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伯犕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酒器非爵祿也故曰與左氏說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溉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

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擇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

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

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愼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索隱曰濆音紛鄒本一作沸一作費左傳作費音扶味反悼公元年鄦公徐廣曰音許許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索隱曰睔音公遜反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索隱曰繻音須鄒氏云一作繻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

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爲釐公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氏傳作髡頑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爲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

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閒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爲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於杜謂之杜伯范氏所在附爲唐杜氏也部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昔以爲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即此地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賈逵曰帝天也己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爲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賈逵

(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障大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服虔曰禜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猛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潩水上累石為方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鐵丘名也在戚城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三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䌨)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也)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乙又以鄭君乙陽為鄭康公乙敗同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　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
緇衣在詠　虢鄶獻邑　祭足專命
莊既犯王　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
受蘭斯慶　伯服生囚　叔瞻尸聘
聲簡之後　公室不競　羽秦雖還
韓卒日盛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正義曰中音仲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徐廣曰或云皋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皋狼而徐廣云皋狼地名在西河郡之縣名豈謂孟增幸於周成王居之於皋狼故云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匹配也正義曰取八駿元其力使均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桃林塞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員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

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奄父。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至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一作奔。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集解徐廣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今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蓋別說以此為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

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雁門平原縣也○正義括地志云故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

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啼號泣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景公之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及趙世家成公之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

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

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

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illegible]）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

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一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

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索隱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

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徐廣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索隱曰犕音服左氏下以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幼伯犕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之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是酒器非爵祿也故曰與左氏說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illegible]）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徐廣曰一作[illegible]）（[illegible]）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

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曰副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曰今時服也[illegible]裘裳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

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衞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衞衞人懼故貢五百家[illegible]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illegible]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illegible]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illegible]晉君使籍秦圍邯鄲[illegible]荀寅范吉射與午善[illegible]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子燮燮生宣子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illegible]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皋繹代之服虔曰范氏[illegible]荀櫟言於晉侯曰[illegible]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illegible]系本名取也不克范

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寅也。○正義[illegible]多故。殺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也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二十里。注須云戚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訽。」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illegible]。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左傳越圍吳在哀公二十[illegible]在襄子[illegible]年[illegible]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蓋此以下至[illegible]吳王夫差三十[illegible]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illegible]在此年[illegible]

[illegible]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illegible]○正義曰夏屋山[illegible]名賈屋山在代州[illegible]東北三十五里[illegible]向注山相接[illegible]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illegible]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礪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

悲哀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也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頤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一作備或作介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鄜柏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曰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也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八尺曰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

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祀今名原過祠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在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即浣也襄子之子不云伯魯非也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漯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桓子嘉襄子子與此不同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

之子孫衍廣云西周桓公之子亦與折張晏等并其實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番[illegible]又音蒲古今音異耳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正義曰逌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激止歌者田收斂行見賞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也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

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故屬魏非外黃[illegible]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也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正義曰括地志云[illegible]里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illegible]在河東蓋[illegible]敗之五年伐齊于鄄[illegible]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正義曰[illegible]長子縣也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illegible]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illegible]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illegible]

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源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又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源在絳州翼城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水側。）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與即古厥國。）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今易二水並過其西，又徂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北理志云瀛州鄚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也。）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榦，師古北榮所以繼鼓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榱也，至以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洺州臨洺縣北二里。）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語。）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垣在滑州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盂縣西有白鹿泉，魏山自東口滿盂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西，按趙長城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于桑丘。（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故云在泰山，非也。此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南桑丘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洺州臨洺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

開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索隱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系家無其事蓋是疏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裁趙之辭得其旨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疵音才斯反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索隱曰苕音條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經云陵苕生下濕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草可以染皂煮沐頭髮即黑也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索隱嬴姓也言無我好嬴也言知己貴重命名呼諸以誡懷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徐廣曰娃一作媧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嬴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曾孫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大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新樂縣西南六十三里也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脈臏音頻忍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房子故城在趙州房子縣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在西河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正義曰荏即林胡也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正義曰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也通達也為人臣有孝弟長幼

順明之節，（[illegible]）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illegible]）為敵弱，（[illegible]）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illegible]）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illegible]）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illegible]）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illegible]）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

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illegible]）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illegible]）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illegible]）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illegible]）甌越之民也。（[illegible]）黑齒雕題，（[illegible]）卻冠秫絀，（[illegible]）

綫紩之別名也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正義曰按安平縣屬定州也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illegible]山在[illegible]中山[illegible]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徐廣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正義曰上音計下力追反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

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徐廣曰袑音紹一作紹戰國策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illegible]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illegible]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徐廣曰一作葭[illegible]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

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亘言趙與之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古陘上嶺有關與○正義曰與音音荊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翦之兵與趙軍向并州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洽軍攻取丹丘華陽鴟上之關也）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在常山郡也）以攻取丹丘、（正義曰蓋尸州丹丘縣也）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一百四十里）鴟之塞。（正義曰上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鴟一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安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鴻字誤也）王軍取鄗、石邑、（鄗門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六國時舊邑）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爲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廢王之是誤也）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今延州膚施縣也）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

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illegible]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illegible]「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illegible]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illegible]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矣。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illegible]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illegible]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illegible]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illegible]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illegible]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illegible]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illegible]五年，與燕鄚、易。[illegible]八年，城南行唐。[illegible]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illegible]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illegible]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有梗陽城也。○正義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illegible]本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

索隱曰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並云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序此事此文為衍蓋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靈丘縣也與秦會中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伐韓以威韓和趙見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之地即三川之地魏亡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

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也貝州也故城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纔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曰郡延綏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州在句注之南以三郡攻趙之上黨此言之者太史公引書也能皆識此也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南口懷州北口澤州也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勾注之南正義曰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州崑山之玉不出至趙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正義曰上屬音燭秦欲令諸侯與約五國共伐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齊相約欲重帝號故也言秦廢帝號反高平根柔於魏正義曰河陽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平柔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括地志云高平也根柔澤兩邑魏地也反巠分先俞於趙

口覆雞曰西俞雁門是也。正義曰巠音邢分字設當作山字耳括地志云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句注山在雁門也按先俞蓋陘山西南二山之地險在代州雁門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為上佼索隱曰佼猶行也而今乃抵罪正義曰謂共秦伐辟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服虔曰鼓白狄之別種也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取之集解在頓丘有昔陽城曰樂平沾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王冄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故城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冄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冄來相趙十九年秦取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漳水故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頗傳云伐魏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與周與及攻魏幾幾邑或為哀或為魏當在相潞之間也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華陽故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也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為封號名也為質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

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
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胥之入[illegible]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
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
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illegible]
[illegible]
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
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
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
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
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
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
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
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
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
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
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
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
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
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
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
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
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
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
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
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
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
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
君[illegible]田單將趙師而攻
燕中陽[illegible]
[illegible]拔之又攻韓注人[illegible]
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
裻之衣[illegible]乘飛龍上天
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
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
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
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
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
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

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
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
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
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
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
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此字〇正義曰令々韓氏國中斷不通秦牽耕田神穀至
秋月收之成熟之義也〇索隱按韓上黨緣有日矣若牛田之收發城積矣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來入河洛軍於韓
上黨蠶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繩證反蠶食兵衛進於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方攻也韓同四
戰之軍十皆從條國裂上國之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以罪上黨之地以削與秦得之

謂其政已行不可與爭作難必莫受受其十七邑也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
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
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
也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陵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
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
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
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
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衙守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
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
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

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
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
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留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
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相之子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縣廉頗
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
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
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屬有武垣縣今
屬涿郡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
燕地正義曰武垣此是屬燕時所設故云率燕衆反燕地也趙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

丘屬蔚州靈丘縣也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
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表云元
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在九年其文錯誤耳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城〇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燕將攻之也
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表云新中
軍也〇索隱曰信梁秦將也〇正義曰言秦將王齕攻新中也秦本紀云昭王五十年王齕從唐拔寧新中寧新
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是也表云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太子死徐廣曰
索隱曰太子云天子字誤也史失名〇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淇徐廣曰
索隱曰按西周故今徙父淇〇正義曰淇水出境也十一年城元氏
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〇正義曰元氏趙州縣也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

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廣曰廥廄之名也○索隱曰廥會積芻藁之處為火所燒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為相國索隱曰在十五年表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官名或曰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

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也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正義曰三人皆燕將姓也上並言也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燕將也樂乘號也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延陵代人姓名也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徐廣曰在太原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

東陽（正義[illegible]河北地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illegible]河南岸[illegible]河梁[illegible]）。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饒即饒陽也故城在瀛州饒陽縣東北[illegible]里）。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正義曰[illegible]字當作漁[illegible]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illegible]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illegible]）。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illegible]鄴九城[illegible]）。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illegible]）。

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illegible]）。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illegible]），李牧率師與戰肥下（正義[illegible]），卻之。封牧為武安君（[illegible]）。四年，秦攻番吾（正義曰[illegible]蒲吾[illegible]），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illegible]），北至平陰（正義曰[illegible]平陰在汾州[illegible]），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正義曰[illegible]在晉汾二州界也）。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illegible]）。八年十月，邯鄲為秦（[illegible]）。

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illegible]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
趙氏之出，與秦同祖。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
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
卒廢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
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頗牧不用，
王遷囚虜。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索隱曰晉掌卜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犨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與犨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是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

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索隱曰左傳僇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謚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系本也名絳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荼莊子之子無魏嬴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多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生桓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解縣有智城蓋此也分其地。索隱曰[illegible]智伯名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也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元年，秦靈

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桓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陽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索隱曰罃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駔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曰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

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駰案地理志云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侯陰晉秦本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故云今之華陰也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名也武下鄭地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文侯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

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武侯名擊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系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漢垣縣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也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桑丘也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也九年，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旁澮水之側○正義曰括地志云澮高山又云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澮水出北山也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時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正義曰在石州離之西北藺趙故云趙北藺也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為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正義曰中音仲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祈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葵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也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曰懿侯哀侯之子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illegible]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illegible]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凡言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云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於觀魏惠王請獻觀以和解○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縣古之[illegible]云觀國夏啓之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武堵。為秦所敗。[illegible]

日秦本表曰韓魏戰洛陰六年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illegible]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illegible]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案先代及括地志[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illegible]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illegible]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illegible]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illegible]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

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illegible]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illegible]

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illegible]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之浚儀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illegible]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illegible]

禹十柒從大梁按今汴州浚儀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索隱曰今[illegible]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illegible]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illegible]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illegible]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illegible]六年，與秦會應。[illegible]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illegible]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illegible]

綏銀州北至同陽並上郡地[illegible]長城界秦[illegible]華州鄭縣已北渭洛至丹延州洛源[illegible]之地皆入於秦八年，秦歸我焦、曲沃。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正義曰[illegible]曲沃邑[illegible]上云古平周縣在汾州介休縣西五十里也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illegible]亦系本[illegible]

哀王元年，[illegible]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illegible]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索隱曰[illegible]走犀首岸門。徐廣曰[illegible]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索隱曰[illegible]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illegible]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illegible]衛君患之。如耳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名也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

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閼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閼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皆趙邑拔閼與拔連柏川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三也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正義曰醳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

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足為魏將皆又擱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索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哀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

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此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阪晉陽即北戰也封陵亦在蒲州拔陽晉故城在晉川解在解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

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絕一日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及家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昭王名遬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索隱曰言卯以智詐見重於魏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是曲陽未詳端的所之如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

韓燕共伐齊取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正義曰即王城也今河南郡城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陽縣東南七十一里）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僖王名圉）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徐廣曰郪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郪丘今為宋公[illegible]○索隱曰郪七系反又音妻○正義曰郪[illegible]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郪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為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

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中期推琴對秦王[illegible]）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illegible]）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illegible]魏都[illegible]）絳水可以灌平陽（[illegible]）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illegible]）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雎音七余反）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

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 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illegible] 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

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鄰，鄰字俗本或作郤，非 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索隱曰[illegible]秦韓[illegible]閼與而趙奢[illegible] 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illegible] 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illegible] 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illegible] 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illegible] 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illegible]

二在脩武縣有茅亭。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懷。茅，括地志云故茅城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漢以茅亭置獲嘉縣也。**邢丘**括地志云平臯故城本邢丘邑，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城垝津以臨河內**索隱曰：垝，音詭。垝津，河內之津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垝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垝津，亦作圍津，杜預云在汲郡東北也。**河內共汲必危**索隱曰：共、汲，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共，音恭。汲故城在衛州汲縣西南。**有鄭地**徐廣曰：滎陽，鄭地也。正義曰：成臯、滎陽縣屬鄭州。**得垣雍**正義曰：括地志云垣雍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徐廣曰：屬卷縣。**決熒澤水灌大梁**正義曰：言韓之決熒澤水灌大梁，秦有之，必從垣雍決熒澤之水灌大梁也。**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安陵有…

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故城在許州葉縣南。舞陽在許州，昆陽故城在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正義曰：隨，音隨。言秦聽魏使者之惡，隨安陵氏而亡之也。**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括地志云許昌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本漢許縣也。南國，許也。**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

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正義曰：河西同、華、丹、坊等州，去大梁千里。**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名，在苑陵縣也。索隱曰：劉氏云林鄉在新鄭縣東北三十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林鄉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劉伯莊云林鄉在苑陵縣東，屬鄭。**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圃田在鄭。索隱曰：囿中，即圃田也，在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邊城盡拔，文臺墮**索隱曰：文臺，臺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六十五里。**垂都焚**索隱曰：垂都，垂亭也。徐廣曰：句陽有垂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定陶也。衛，濮陽也。**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監，縣名，在河南。

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南，華山之南，謂同、華二州。山北，華山之北，謂河東。**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百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索隱曰：從，音子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索隱曰：橈，音女孝反。講，和也。**識亡不聽，**索隱曰：識，知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

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足松反從事謂合從之事王也[illegible]）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索隱曰[illegible]）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illegible]）此（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與秦伐韓又與秦鄰之禍[illegible]）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索隱曰[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illegible]）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正義曰括地志云魏楚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州[illegible]西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名[illegible]）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戰國策作[illegible]）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

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子[illegible]）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illegible]）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illegible]）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illegible]）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illegible]所閔[illegible]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illegible]何有云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illegible]）

索隱述贊曰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大名始賞　盈數自正
胤裔繁昌　世載忠正
揚干就戮　智氏奔命

文始建侯　武實彊盛
大梁東徙　長安北偵
卯既無功　卬亦外聘
王假削弱　虜於秦政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illegible]曰韓武子。[illegible]武子後三世有韓厥，[illegible]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illegible]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illegible]

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須宣子子也又居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故城是）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一云莊子而云貞子生簡子史記多誤○趙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啟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

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系本皆作景子名處）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韓烈侯也○索隱曰俠累殺韓傀戰國策曰韓傀俠累閔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作韓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鄭乃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

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敘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非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絳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黃池在平丘）魏取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韓姬亦作玘當是鄭見韓大夫而王劭亦言不知悼公何誰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

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徐廣曰一作宜臼○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徐廣曰莊獲衰耗而作奢侈）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為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諡則韓微小國史失其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宜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十一年

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鯫申差於濁澤徐廣曰一云鯫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鯫申差二將名鯫音瘦亦作鯫。正義曰按濁澤名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秦亦至于七年敗觀世家云濁澤定矣又徐廣一云濁澤在長社不敗錯設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侈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戰國

策作警亦同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illegible]求和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斯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鴈行而來言不同心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

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殉韓索隱曰為殉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令公仲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強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

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赧王[illegible]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illegible]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illegible]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

我取穰 正義曰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得後封公子悝為穰侯韓亦取工取之也 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 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 徐廣曰在陽翟○正義曰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一十九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也 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 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廿三年圍雍氏一三年楚懷王十七年與秦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宣王之三年事 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 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欲出兵梁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恐雍氏如此遲留近不合於楚矣 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 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 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 徐廣曰祖名宗習之智也故將猶之前時謀計也 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 索隱曰到欺也猶云張[illegible]戰國策作勁勁強也 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 索隱曰言楚知秦不救韓不為公用亦必易與公相支拒也 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 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天子之都也言韓戰勝楚秦與韓驚施於楚是以天子之郡縣成敗前之易行耳 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 正義曰楚乃塞南陽門守之韓不能救三川之 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 徐廣曰一作唐 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 索隱曰劉氏云收璽[illegible] 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正義曰先以身為韓計而後張儀為秦到歸之計不如以國合於齊楚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 索隱曰言公仲所惡者張儀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能無秦也 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illegible] 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韓言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此又云周赧下十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襄城殺景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周韓氏此留韓襄王十哀王十九年紀事於上云前韓入雍氏楚人使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是已上十一年後圍雍氏韓王之十年事也前比欲策雍氏之下是其前圍雍氏三年事餘然非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尚存楚又西韓雍比救生則前儀之見甚謂公孫昧韓求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 蘇代又謂秦太后弟羋戎 徐廣曰號新城

君索隱曰芈戎名秦宣太后弟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蝨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蝨及公子咎並爭立然伯嬰即太子嬰前死咎與蟣蝨又爭立是義此及戰國策說伯嬰求士之先與蟣蝨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代蟣蝨也正義曰為子為反發同質子蟣蝨與秦蘇代令芈戎以蟣蝨之韓也蟣蝨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入質子相隨留不以蟣蝨為事入質子於韓承前服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蝨為事重明既不字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質子蟣蝨也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令芈戎質於楚除韓所送質子令入於秦之也於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

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也以求挾之楚也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前蘇代八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六為韓立咎為太子故得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鄧州南陽縣也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閒二十一年使暴鳶索隱

曰音捐韓將姓名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集解徐廣曰一作莖。索隱曰戰國策作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曰陘故秦拔陘城於汾水之旁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

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負黍亭在陽城。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西南三十七里也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

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

韓氏之先　實宗周武
事微國小　春秋無語
後裔事晉　韓原是處
趙孤克立　智伯可取
既拔平陽　又侵負黍
景趙據侯　惠文僭王
秦敗脩魚　魏會區鼠
韓非雖使　不禁狼虎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illegible]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立子為佗是佗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文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正義曰[illegible]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illegible]王所[illegible]三十[illegible]年故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如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壯。索隱曰系本作閔孟克正昌敢反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左盈史記多作逞字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正義曰釐音僖也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夏昭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

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眾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illegible]中[illegible]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illegible]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監一作闞。索隱曰監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

乎田成子〔索隱曰占嫗之采芑菜者歸入于田成子以割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索隱曰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illegible]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太史公誤耳〕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

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illegible]〕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illegible]〕至琅邪〔[illegible]〕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illegible]〕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illegible]〕相齊

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illegible]〕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illegible]〕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伐魯葛及安陵〔[illegible]〕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illegible]〕

劉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與紀年亦不合也 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 正義曰音成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魯孟氏邑也 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衞取毌丘 索隱曰毌音貫古國名衞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今名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也 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 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 徐廣曰一作代○索隱曰貸音土代反又音忒 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 徐廣曰東平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 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 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據年表並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魯敗齊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 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 徐廣曰伐魯破之 子桓公午立 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 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 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干朋等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騶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 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 索隱曰段干姓朋名戰國策作段干綸 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 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 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 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蘇代齊伐燕桑丘趙求救之趙世家趙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 六年救衞桓公卒 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六年而卒與此不同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 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趙齊三晉伐齊之韓趙魏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 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 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 晉伐我至博陵 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 七年衞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 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 正義曰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下錯也 子弗能救衞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及左右嘗譽者皆幷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殺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小弦清濁者謂琴緊其弦則清縵其弦則濁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弦醳也醳音釋已足反醳之愉者，徐廣曰醳一作舍○索隱曰音釋與下文舍字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閒？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

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言若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謹保服此言常思不離於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軸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索隱曰昔音昔久舊之幹也幹弓幹也一作乾○徐廣曰昔久也是弓之幹並相沾附以鬲乃弦音乃以言膠幹則相着而調諧鏡中是鏡以勢令人合也傅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亦不能久不能當法以喉舌罅為法令於宿寬罅以急而久不合法持拘以其罅謝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索隱曰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為設以辭說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辭譎而去騶忌知之如應響故淳于髡等辭窮而莫所對乃以尚其驥者為其所以為立至也必且壁日嘶久則系驚能使其致遠

是以觀明提攜人之美材也 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之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名也具戰國策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鄒莒宋魯之比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閈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

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殺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讒不得入齊[illegible]系家不同也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illegible]南梁皆引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城在汝州[illegible]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朌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丐對云早救之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據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孫子曰索隱曰孫臏夫

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徐廣曰嬰一作盼 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 索隱曰在宣王二年 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 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盟而去 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 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年表彼自為錯矣又以先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 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 正義曰齊之贅壻 下先生也 田駢 正義曰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 接子 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 慎到 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云作慎子四十二篇 環淵 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環淵著書上下篇也 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

[illegible]亦異說也[illegible]齊盟下稷門是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索隱曰系本名遂 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 徐廣曰在陽翟屬韓 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 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 煮棗將拔 徐廣曰在濟陰冤句 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 索隱曰[illegible] 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 索隱曰逐謂隨逐也 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 徐廣曰摶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一作摶音團謂握領也 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 正義曰屈丐楚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之 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 索隱曰三川韓地也 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 索隱曰謂許韓公 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正義曰施猶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設迎尊也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

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與宋不與己而正義曰不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而有大恩德於秦韓得地陳軫欲秦韓得地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徇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右方不正出言欲以右鈕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申而以券責秦韓劫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甚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甲叔子相薛文走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小城北門也不知為是一門非耶。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正義曰陽地濮陽之地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故云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下邳徐泗等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也平陸在大梁東北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

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還相結也戰國策作結靷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正義曰懷州有溫城也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索隱曰秦其餘[illegible]正[illegible]楚伐濟北年長以[illegible]楚淮北也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

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也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illegible]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illegible]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

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國策曰秦處王建於共松柏之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建客郊客謂建任言從乃失策今處共共今在何所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詐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如字人頻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子發妻鴆子翹投以乞故投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入故云田氏比殺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厥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

田完避難　奔于大姜　始辭羈旅

終為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濟泉燕趙　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柏蒼蒼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系家今亦因之而不改也

正義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

年而孔子生

生而首上圩頂

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

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

蓋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

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

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

子也

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

大夫孟釐子病且死

也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云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聖人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illegible]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謬說也何者孔子適周昔莊亂之時仰在十七耳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

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周所作判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己為人臣者王肅云言臣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正義曰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孟子以為不然之言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正義杜預曰郈音后魯大夫也括地志云郈亭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郈昭伯鬬雞季氏芥雞郈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成安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

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亦云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爲此言恐失事實齊人稱

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進曰夫

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

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

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禮樂缺有間也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

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

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閒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

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

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

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

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人面猴身能言罔閬山精好斆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一足罔閬音罔兩家語作魍魎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所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

墮會稽韋昭曰會稽山名越所保也○吳伐越在哀元年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吳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群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群神之主

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汪芒氏之君也違命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

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

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謂諸侯也○以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社稷爲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

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也爲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

爲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

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

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爲季氏宰○索隱曰狃音女九反

氏〔一作紐論語作弗擾〕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
桓子與盟而醳之〔正義曰醳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
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
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
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
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曰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
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
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
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
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家語及孔氏之言己无此言以桓譚亦以為一也〕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
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
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之國 足果故西方諸侯皆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
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此時…〕
〔云仟扫好故〕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
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今在祝其縣也〕魯
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

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揖
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
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索隱家語作〕
〔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孜音芾謂若所 執故周孔謀有成撥音伐謂大楯也〕孔子趨而進
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躐級也 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
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
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
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
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
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

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
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
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
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
之田〔正義曰鄆八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城在縣東七十里齊歸汶陽龜之田以謝過怨謝城以旅炎曰三田汶陽之以雖孔子之功用若謝城田也龜山名陰 田得孔田子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大山博縣北有龜山 索隱曰左傳鄆讙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
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郈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泗水縣本漢卞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

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王肅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君為周遍道路而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服虔曰膰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索隱曰屯在魯之南地名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使人出走死敗故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不遇故且優游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

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匡城在滑州匡城縣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破缺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小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 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 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 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 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氏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 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為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以解圍或謂一事而釋辭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 去即過蒲 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 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 上音 曰璆音虬 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 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 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 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

十二

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徐廣曰招[illegible] 索隱曰家語[illegible]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illegible]色致發此言也[illegible]好德如好色則[illegible]反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 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家[illegible]公三年孔子過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illegible]其如予何 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 索隱曰家語鄭作[illegible]子貢曰 東門有人其顙似堯 索隱曰家語云[illegible]而隆顙其頭似[illegible] 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 [illegible] 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illegible] 矢長尺有咫 賈逵曰[illegible]以石為之八寸[illegible] 正義曰隼音[illegible] 陳湣公使使問仲尼 [illegible]年家[illegible]公十六年孔子[illegible]陳[illegible] 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

慎之矣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所有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賈逵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者所以重其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晉魏及楚在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也〕婦人有

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

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有心謂契契然也〕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云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魯人論語所謂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然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幾一云頎〕

而長（今○索隱曰幾與注頎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遠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犢字鳴犢又舜華也○索隱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鐸竇犨字鳴犢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王肅曰陬鄉魯邑名也○索隱陬鄉孔子所生之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未之學不可教以末事）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

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廟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釐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之耳○索隱此語見論語孟子系家一辭有歸與之辭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

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己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己意而非己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蓧草器名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

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智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吾未智乎以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信使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種之而不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已而已而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乃止是徵也。正義曰語見左氏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哀公十一年也。索隱曰徐說去吳會四年是哀公十一年也按左氏見此文在哀公孔子是時在衛此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

和嵩年裴駰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蓋太史採略論語為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夫丘反重直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鳩也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王彼君天下清廟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

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
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先後之次其理
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彖正義曰吐亂反上彖下彖以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
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繫正義曰如
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爲上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又以言系辭者
取綱系之義也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
象分夫子釋卦之象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爲也文言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以釋經中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發義
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其事不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
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
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顏濁音卓鄒[illegible]
非七十七人數也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
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
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之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
希言之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
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
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
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索隱曰有本作
逡逡音七旬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雖辯而謹敬也○索隱

曰論語作便便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
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儐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
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
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包氏曰瞽盲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
無常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
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
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
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也夫子言天道與
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
得而聞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怳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何晏曰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
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
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鄆州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將車子微者之人也以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故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故云爾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絜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親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眾山所仰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王肅曰萎病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宗尊也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illegible]人知命終也○正義曰括地志云[illegible]

於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始復二千戶封孔子嫡孫孔德倫為褒聖侯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致使孔子壽數不明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 王肅曰弔善也憖且也一老謂孔子也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 王肅曰疚病也 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 王肅曰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 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 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稱曰一人非諸侯之所當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 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安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索隱曰雒音洛離音離安貞木名也一作安貞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毚音讒毚檀檀之別種也 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 索隱曰訣音決別也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此云適冢令人登臨廬於冢上亭蓋亦遷變之義 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也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索隱曰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徊義亦通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子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鄒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亡秦為首事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勳業蔑如比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也

陳勝者陽城人也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名隨代分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說故其不同也皆放此○正義曰約川南陽城縣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為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索隱曰廣雅云傭役也謂役力而受雇直也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謫謫戍者也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等謂從死等同假使不成而敗亦為死國而死也不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兄而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

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
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
之或說為外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
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
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唱
書作倡倡謂先也說文云倡首也吳廣以為然乃行卜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蘇林曰欲為祠中剿是也謂假鬼神以威衆也故勝喜曰此教我威衆也○索隱卜以義註引蘇林臣瓚義
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旨用依鬼神定怪盡亦得其指
也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曰此教我先
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
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
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索隱曰
服虔云間音中間之間鄭氏云間謂切令人行也孔文祥又云間切間隙不欲令衆知之次所所戍舍處也墨
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神祠叢樹也夜篝火徐廣曰或作搆
說篝者籠也音溝○索隱曰漢書作搆火郭璞云篝籠也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
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二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
將尉也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
笞廣尉劍挺徐廣曰挺脫也○索隱曰挺脫而奪之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奪之也

故得殺引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
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籍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
也○索隱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應說藉吏士名籍以為戍籍為適也而
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隱
曰大名謂大名號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
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
攻蘄蘄下索隱曰蘄音機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謂以兵臨而降之也乃令符
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索隱曰符離縣名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反
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索隱曰五縣名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
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郡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
曰今陳州城也本楚陳王築古陳國城也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守令皆不在者
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令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謂下守丞同也則皆是縣守也獨
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高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中非縣之門也
守前已下故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
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
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
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
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

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illegible]○正義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illegible]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illegible]三川漢曰河南郡[illegible]李由李斯子也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illegible]

周文陳之賢人也[illegible]嘗爲項燕軍視日[illegible]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illegible]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illegible]家人之產奴也[illegible]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illegible]正義括地志云曹陽[illegible]在陝州[illegible]]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正義[illegible]]十餘日章邯擊大敗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索隱曰[illegible]]

[illegible]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耳子張敖爲成都君[正義曰成都[illegible]蜀郡[illegible]]趣趙兵亟入關[illegible]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咎[illegible]○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今在梁國[illegible]○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寧陵縣故城[illegible]]

將陵城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遺唯季反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

將兵居郯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郯音談小顏云郯東海之縣也按章邯軍此時不至東海此時別是地名或是鄭字作鄭鄭是鄭縣之地或見下有東海郯縣故誤也正義曰屬海州楚郯城縣是之今沭州郯城縣南有郯城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索隱曰漢書作伍逢地理志銍縣名屬沛將兵居許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故許國姜姓四岳之後太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改許曰許昌也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陵縣也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取慮縣名屬臨淮地理志音秋閭二音取又音子臾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海州也

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索隱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九月瓚曰建丑之月也。索隱曰劉氏按秦云按史記表二世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是也宗二月故在十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漢書以城父縣有下城父故云最至下城父又服在城父又頭戶按郡國志山桑縣有下城父加字其後為隊之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正義曰皆今宋州碭山縣也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

徐廣曰呂臣涓人也。索隱曰涓音公玄反今如字為倉頭軍起新陽索隱曰新陽在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以陳為楚國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二世二年端月引兵之方與正義曰方與今兗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

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右校尉別軍也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群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

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朔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所主反謂自辯說數與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音昭自辯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又含一饋○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不謂楷俗云談涉為也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獸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待之妻父怒云怙亂而僭號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是其事也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其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駰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作太史公今據裴駰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於後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必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日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

衆陳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卬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並仰向關門而攻秦有作叩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
逡巡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說文云櫓大盾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
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
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
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索隱曰彎音烏還反又如字彎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
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鍉（徐廣曰鍉一作鏑）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以
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
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索隱[illegible]問[illegible]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
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甿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
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閒俛仰仟
陌之中（索隱曰仟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仟佰如淳云時皆辟屈在仟佰之中屈音掘）率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旗天下雲會
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
於句戟長鎩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柄也論語曰耰而不輟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適戍
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
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許亮反鄉時猶往時也孟嘗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然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
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比絜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
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同列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
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索隱曰施音式豉反言秦虎狼之國其仁心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掎鹿爭捷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厥號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夥頤見殺　腹心不與　莊賈何人
反噬城父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書因編之列於世家中王隱則謂之紀而作列傳非也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猶守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索隱曰謂非獨君德茂亦由外戚之助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系本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媧生啟也韋昭云塗山國名今九江當塗有禹廟而桀之放也以末喜索隱曰末喜有施氏之女也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殷之興也以有娀索隱曰有娀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紂之殺也嬖妲己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蘇國也己姓也妲字也妲音丁達反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大任摯任氏之中女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國語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國名姒姓也褒姒是其女也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羊傳曰紀履綸來逆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樂之調則能令四時和而陰陽和陰陽變則能生萬物是陰陽為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索隱曰妃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

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能得子所好變後多少本意以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注禮記云姓若子姓謂衆孫也即趙飛燕等是也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上數子姓而竟不能要終如栗姬衞后等是也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正義曰惡音烏烏猶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況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呂后名雉云呂后名雉字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得定陶戚姬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

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勞云得無恙乎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皇甫謐云名嫣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illegible]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紀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城中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索隱曰媼音烏老反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謂太后自稱媼及劉媼衞媼是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家墓記薄父冢在山陰有北塢陰音在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塚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三十里一名塚山播音莊亦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皐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成皐故城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故鄭之制邑漢之成皐臺也此兩夫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

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亦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

史記 四

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今在長安東灞水東原上名曰少陵云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万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猗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宮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

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索隱曰嫖音疋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索隱曰按皇甫謐云竇太后父以遭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竇后父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三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

史記 五

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案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其宜陽之主入家而皆往長安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言竇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丐沐沐我索隱

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爲弟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
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是也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竇嬰等也絳侯灌將
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
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
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
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
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索隱
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
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括地志云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
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
軍功爲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
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
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
六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六誤也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
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娡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義曰括地
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
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

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
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
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
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
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
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
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也先是臧兒又
入其少女兒姁音況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乘常山王舜也
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
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
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
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
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索隱曰[illegible]栗姬日怨
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
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
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
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
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
心嗛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嗛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
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

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衡 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 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 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 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武安，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洺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 勝為周陽侯。索隱曰縣名，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 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臣瓚云堯都也 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 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也。正義曰林慮，相州縣也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 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姓衛氏 出平陽侯邑。索隱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云祓音廢，今方俗謂久遊水自潔，故云祓除也 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曰尚衣，主衣也。於車中得幸也 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衛長公主、諸邑公主、陽石公主也 男名據。索隱曰即戾太子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正義曰長公主嫖，文帝女，景帝姊也。曾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后也 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相如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悟主上，后復親幸之，恐非實也 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

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地理志長平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云冠軍屬南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閎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髆正義曰名髆李夫人早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悼之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正義曰彼後封脩成君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漢書作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曰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橫門也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索隱曰烏百反驚歎之辭耳正義曰嚄責失聲驚愕辭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曰門武帝在長樂詔令通名籍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子也而名仲者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

貴幸之

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戸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二曰發干侯索隱曰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正義曰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曰宜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尚顏云幸也字亦從女漢舊儀云皇后爲婕妤下與禮比丞相邢夫人號娙娥索隱曰服虔云娙音近妍徐廣音三耕反鄒誕生音莖字林音五經反說文云娙長也好也衛頎云秦晉之間謂好爲娙又方言云美貌謂之娙

按漢儀云娙娥秩比將軍御史大夫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奉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是二萬錢是一千石二千石皆正二千石是真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盡十八九百耳此崔氏說於義引而解之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巡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尊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鉤弋宮號曰鉤弋夫人列仙傳云姓趙手得一玉鉤故號焉黄圖云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云宮在直門南爾雅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

也昭帝即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爲順成侯○正義[illegible]曰括地志云鉤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虎母門也

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索隱曰此褚先生之說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武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索隱[illegible]故事云[illegible]三千户[illegible]武帝故事云[illegible]殯香聞十里[illegible]棺無尸衣履存焉○正義曰括地志云[illegible]

索隱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illegible]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圜丘處也[illegible]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鉤弋夫人[illegible]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鉤弋趙婕妤昭帝之母害[illegible]姓趙氏以好清淨六年臥病右手拳飲食少[illegible]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鉤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宮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索隱[illegible]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見也謚爲武豈虛哉

索隱述贊曰

禮貴夫婦　易叙乾坤　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　河洲降淑　天曜垂軒
德著任姒　慶流娥嫄　建哉炎曆
斯道克存　呂權大寶　實善云言
自兹已降　立嬖以恩　內無常主
後嗣不繁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索隱曰漢書云丘嫂也。應劭云丘空也孟康云丘陸地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人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亦作丘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索隱曰音歷謂以杓擊釜旁使為聲漢書作轑音勞），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二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羹頡山名以其嫂轢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為侯號者怨故也）。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仲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謚頃王有子曰濞）。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郡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服虔云服舍非也宮中又被楚諸罪邪失其服中人以罪棄故至削郡也），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卿邪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昌邑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

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名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以太史公所記王純為國入告反國除謚延壽也。正義曰漢書史記至十九年又甚久純死故不同也云王純嗣十六年延壽嗣與此不同立二十二年案此不同也然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隨帝以下諸先生所益也）。

趙王劉遂者（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辟彊又音闢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正義曰在瀛州也），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

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失其姓也）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洺州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illegible]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索隱曰[illegible]趙不用防與公[illegible]別有所[illegible]故太史公以結其[illegible]）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

漢封同姓　楚有令名　既滅韓信

王矣彭城　穆生致醴　韋孟作程

王戊棄德　與吳連兵　太后命禮

為楚罪輕　文襄繼立　世挺才英

如何趙遂　代殞厥聲　興亡之兆

所任宜明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荊王劉賈者（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諸劉不知其何屬（[illegible]）初起時○（索隱曰註引漢書則[illegible]班固以劉[illegible]兄也）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索隱曰[illegible]之塞）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皐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illegible]）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illegible]）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illegible]）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尉共敖之子）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荊州也）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illegible]又漢書以東陽郡[illegible]東○正義曰括地志云[illegible]）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徐泗[illegible]淮以西[illegible]等州也）因立子

荊燕劉賈

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
布反東擊荊荊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
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
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荊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
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以疏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也高帝三年澤為
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
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
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所能也○索隱曰為家之形並通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

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
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
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
曰名澤如淳曰閹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
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
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
曰此一切猶如他一切權時也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
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蘇林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以成帝業雅正意
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致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然也推音吐雷反功至大
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

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也恐
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
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
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
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
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
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
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徐廣曰觖音企又音冀覬反今卿
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
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

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
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
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
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下為本與齊合從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
齊內留琅邪王不得反國乃說求入關齊乃遣之此文不同若劉氏以為與齊兩史各言其主以功之意
太史公所聞疑是各記之則班固所說似是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
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驛至長安也○索隱曰
跳脫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
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
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予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

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目郢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閒劉澤之王權激呂氏[illegible]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諸呂產乃以大臣歆望澤卒得王故為[illegible]激諸呂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余與相比以事發謂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illegible]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illegible]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盡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

劉賈初從　首定三秦　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
始迎黥布　絕閉周殷　賞功胙土　與楚為鄰
營陵始爵　勳由擊陳　田生遊說　受賜千斤
權激諸呂　事發榮身　徙封傳嗣　不終郢人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一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鄜。索隱曰二字皆音孚鄜縣名在馮翊鄜縣在高陽。正義曰按音呈苔反括地志云故鄜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音貽呂后兄子割齊之濟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正義曰今沂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 駟姓鈞名 [illegible]】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

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illegible]】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illegible]】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illegible]】滅梁、燕、趙【[illegible] 高祖子也】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illegible] 以為呂王奉邑 [illegible] 為魯元公主湯沐邑 [illegible]】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 [illegible]】未能治天下，

而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是舊俗之言，謂被火之急，不暇先告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謂凡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謂以為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則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濟州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曰罷音皮。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

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晁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顏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卯也卯五閒反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時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

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龍反謂欲世世寵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姊所云諸王女稱翁主其姓紀故謂之紀公主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

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漢王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稅日得千金言人眾且富也人眾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

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幷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受女之報因言齊之短爲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因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文帝之十二年也）（○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非一作一年）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設是此四年上至大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改之）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濟州也）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

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許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也）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徐廣曰一云安都故城在□□高苑縣西南三十九里）志爲濟北王（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闕）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齊悼惠王子以勒侯（索隱曰勒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漢書作扐音）孝文十六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菑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武城縣也）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

兆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高苑故城在淄州長山縣北四里〕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淄州東南六十里〕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正義曰年表云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〇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

漢矯秦制，樹屏自彊。表海大國，悉封齊王。

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

朱虛仕漢，功大策長。中年受賞，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雄渠辟光。衰雖七國，忠孝者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云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以文無害〔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索隱曰裴注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爲史而不刻害也〕爲沛主吏掾。〔索隱曰漢書云何爲主吏又云何爲主吏功曹掾也〕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案說文云護救視也〕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〇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奉之也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蕭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之〕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蘇林曰辨何與御史爲從事常辯明之也〕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索隱曰按文穎曰何爲泗水郡卒史如淳曰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索隱曰謂課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事沛令何爲丞常監督衆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走者趨向之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如淳曰上來還乃以所爲報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戀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 [illegible]〕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

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illegible]〕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 [illegible]〕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illegible]〕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illegible]〕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

在淮陰誅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正義曰貰音世又食夜反賒也下天得反）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索隱曰[illegible]禾稈[illegible]田人[illegible]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illegible]）。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皇覽曰蕭何冢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 正義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二十七里），諡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曰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

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蕭何爲吏　文而無害　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　關中既守　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　秦兵必會　約法可久

收圖可大　指獸發蹤　其功實最

政稱畫一　居乃非泰　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爲一篇）

平陽侯（[illegible]）曹參者沛人也（集解張華曰曹參字敬伯。[illegible]）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集解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將擊胡陵方與（[illegible]）攻秦監公軍（[illegible]）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正義[illegible]）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illegible]）擊秦司馬𡰝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illegible]）祁善置（[illegible]）又攻下邑以西至虞（[illegible]）擊章邯車騎攻爰戚（[illegible]）及亢父（[illegible]）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

東阿〔集解徐廣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索隱曰……〕號曰建成君〔索隱曰……〕遷為戚公〔索隱曰……正義曰……〕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正義曰……成武縣……〕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名……正義曰……〕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正義曰……〕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索隱曰……〕從攻陽武〔正義曰陽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北十八里……〕下轘轅緱氏〔索隱曰……正義曰……〕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正義曰……〕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正義曰陷陳……南陽守……〕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正義曰……〕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藍田縣……〕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索隱曰……〕雍斄〔……正義曰……〕擊章平軍於好畤南〔正義曰……〕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索隱曰……正義曰……〕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渡圍津〔徐廣曰……索隱曰……正義曰……〕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

曰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反於黃徐廣曰內縣在黃澤黃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駰案漢書音義曰
將皆復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如淳曰衍氏魏邑
邑地理志云昆沃在濟江晉縣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還攻武彊徐廣曰武彊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因至滎
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索隱曰才用反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
孫遫軍東張徐廣曰遫音速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駰案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縣音速○
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
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下曲陽定州鼓城縣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
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
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
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
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
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三縣屬平原漯音他合反○正義

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盧縣今濟州理縣已而從韓
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漢書作高密○索隱曰
密縣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
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
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
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
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
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
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
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
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
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郡留屬楚國李奇云今竹邑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符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與蕭
公自邑也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蕭縣也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
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
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
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
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
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之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索隱曰窋張律反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足耶少於我哉小顏以爲我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己意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爲治○索隱曰胡治也言詰參何爲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顜古項反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顜一作講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

曹參初起　爲沛豪吏　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　執圭執帛　攻城略地
衛氏既誅　昆陽失位　北禽夏說
東討田既　剖符定封　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　清淨不事　尚主平陽
代享其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今城內有張良廟也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良求封留以始與高祖會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顏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里也大父開地索隱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系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良嘗學禮淮陽正義曰今陳州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爲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也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爲倉海郡今貊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爲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貊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曰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伺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即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徐廣曰圮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嘗閒經也閒別字也從容閒

服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謂大橋名爲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 徐廣曰一曰良怒欲毆之。索隱曰毆烏后反 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 索隱曰業猶不先也謂良心先已爲取履故遂跪而履之 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徐廣曰一曰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徐廣曰編一作篇 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 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須眉皆白杖丹黎履赤舄 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

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 漢書音義曰官名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近也 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 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 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illegible] 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 徐廣曰五一作百 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 [illegible] 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illegible] 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 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

已上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鍾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徐廣曰資藉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資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徐廣曰鯫音此垢反○索隱曰鯫小人也音淺鯫魚也音此垢反駰案漢書音義鯫小人貌姓解

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合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歸以石門在漢

于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衙嶺西北流至郿入渭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音義曰閣道也皆以行處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

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陛下之德義，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也商容紂時賢人韓詩外傳云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高紀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藩車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輈藩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二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彊彊則六國服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彊楚若六國立必復服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illegible]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如淳曰複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道韋昭曰閣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

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三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岷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

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言謂者蓋是依古語[illegible]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illegible]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illegible]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illegible]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是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illegible]漢書音義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

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又孔安國祕記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元亮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

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
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
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
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
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
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
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
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
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
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
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
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illegible]）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
聞之則鼓行而西耳（[illegible]）上雖病彊載輜車
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
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
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
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illegible]）

（彪曰長安東有曲郵[illegible]）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
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
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
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
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
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
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
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
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太子（[illegible]）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
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
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
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illegible]）尚安所施（[illegible]）
歌數闋（[illegible]）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

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illegible]）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illegible]松子神農時雨師[illegible]入火自燒[illegible]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illegible]）乃學辟穀道引輕身（[illegible]）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illegible]）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illegible]）

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illegible]）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illegible]老子以書[illegible]說耳父後化為黃石[illegible]）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illegible]）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illegible]）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illegible]）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倜儻　志懷憤惋　五代相韓　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　運籌神筭　橫陽既立　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　固陵靜亂　人稱三傑　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　白駒難絆　嗟彼雄略　留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按漢書地理志同故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爲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故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一作麧駰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轍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輕運之車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此兄伯已逐其嫂疑後娶）婦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謂□邑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之）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illegible]）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一作沒）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張敖與矣邑志云陳平須提脩而後進孟陳云即無知）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illegible]涓人口亦曰）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

陳平世家

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索隱曰讙音喧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

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

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頑鈍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惡音烏各反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以草具如淳云菜草之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

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以足躡漢王足也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

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

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集解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集解桓譚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媢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高帝南過曲逆[illegible]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illegible]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

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

[illegible]

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illegible]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illegible][illegible]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illegible]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

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

[illegible]

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illegible]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

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時居菑川平辟之國除

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

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

曲逆窮巷　門多長者　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
魏楚更用　腹心難假　棄印封金　刺船露倮
間行歸漢　委質麾下　滎陽計全　平城圍解
推陵讓勃　冥多益寡　應變合權　克定宗社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 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 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卷音丘權反。正義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云卷縣所理垣雍城地名 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 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葦薄也。郭璞註方言云植，懸蠶薄柱也。音直吏反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 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材官引彊。如淳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索隱曰晉灼云中材官蹶張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

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屬梁國。地理志蒙屬梁 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最下曰殿，不進也。在軍後曰殿。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周勃多殿功 中有此二品，與諸將供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云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畤最是也 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爰小口反。緡音昏 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緡則戶縣之為東緡，音昏。正義曰緡音旻，又音昏。是陳留若音昏，緡山陽者音旻。括地志云東緡故城在兗州金鄉縣界 以往至栗，取之。正義曰括地志云栗，屬沛郡也 攻齧桑，先登。徐廣曰在梁 索隱曰彭城 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東阿 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縣名，屬山陽 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正義曰宛音冤，朐音劬。二音，在曹州 單音善，父音甫，宋州縣 夜襲取臨濟，攻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張，漢書音義曰故壽良縣，光武改曰壽張 以前至卷，

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多，勳士本功之多。至若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 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碭，一歲又更二月 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貢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音肥，屬東海。徐廣又云句者令，所見本各異 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縣城即古平陰，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尸，縣名，屬河南。音尸鄉也。尸鄉在偃師之北 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

侯。索隱曰威武，地名，二縣名 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正義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雍州 攻槐里、好畤，最。正義曰最，功為最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屬扶風 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 西定汧。正義曰汧源縣也 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索隱曰廢丘，今槐里也 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

攻上邽（正義曰音圭秦州縣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索隱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illegible]潁陰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illegible]鍾離故城在濠州[illegible]）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破荼於易水[illegible]下言涉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易州[illegible]）所將卒當馳道為多（[illegible]）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曲沃縣南[illegible]）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illegible]）以前至武泉（[illegible]括地志云[illegible]故城在[illegible]）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illegible]）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正義曰并州六縣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索隱曰硰音沙或曰地名○正義曰按[illegible]）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在代州[illegible]）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illegible]朔州定襄[illegible]本漢平城縣[illegible]）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

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名絺[illegible]）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illegible]）因轉攻得雲中守遬（[illegible]）丞相箕肆將勳（[illegible]）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illegible]）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illegible]）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illegible]）太尉弱御史大夫施（[illegible]）屠渾都（[illegible]）破綰軍上蘭（[illegible]）復擊破綰軍沮陽（[illegible]）追至長城（[illegible]）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illegible]）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illegible]）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illegible]）

言勃椎鈍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索隱曰大顛云俗謂愚爲鈍椎音直追反今按椎如字讀之亦通勃召諸生說士東向坐責之云趣爲我語其質樸之性以斷推之其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

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以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爲太尉十歲高

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

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

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

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

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

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

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

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

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下廷尉

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

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牘背服虔曰牘版○索隱曰謂簡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曰以公主爲證公

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

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

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徐廣曰提一作投駰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提持物擲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索隱曰提音啼[illegible]曰

絳侯綰皇帝璽服虔曰[illegible]勃誅諸呂[illegible]將兵於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

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

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

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猜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

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

徐廣曰表作脩○駰案漢書地理志脩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脩城在德州蓨縣南脩縣內[illegible]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

時許負相之索隱曰許負[illegible]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

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

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

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

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縱理也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

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正義曰[illegible]霸城在雍州萬年縣東[illegible]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illegible]北秦王門名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音遘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郤至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云若今揖[illegible]注周禮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天子爲動，改容式車。索隱曰式車者車前橫木若上有敬則俯身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事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爲此計也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illegible]說而傳疑焉[illegible]剽音七妙反輕讀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illegible]音[illegible]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頹當也○正義曰弓高屬瀛州縣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索隱曰陬隅也○陬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曰地理志丹徒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illegible]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斷[illegible]南連巨壟[illegible]有象龍形故秦[illegible]百餘步又[illegible]史沉[illegible]以毀其形[illegible]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illegible]成田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越楚滅越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徐廣曰南皮侯竇彭祖太后兄長君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弟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顧猶反也言彭祖反得侯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成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臠也胾音側吏反。索隱曰臠音李轉反謂肉臠也無切肉，又不置

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蘇林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人預與尚席事云尚席帝堂武帳雖後也櫡音箸箸者食所用也云措前案以禮之禮臣奏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用者之類鄭玄云今人謂名為挾提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新首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歸誤之謂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謂失之矣案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以設未足故不足君之食具當失之用意然為所以帝視而笑故若不之食也有帝未必為之笑也亞求其情不知其所以然者能得其實顏氏亦同為氏之說又引據古人之情各說異故當賞器並也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徐廣曰一作楯。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徐廣曰被音皮義反被名也張晏曰被具也如淳曰工官官名也五百具甲楯取庸苦

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其辭情索隱曰簿音步故反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索隱曰不用其對也如淳曰不用其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詣廷尉責之具獄用書不敢對顏以為不得就用故召之亞夫自以為不任用故罵之大臣不任用之責讓之詣廷尉欲更推劾耳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

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索隱曰謂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足以顯別○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以重有罪故云頻剗而復書云爲太子太傅坐余究官後有罪因除其文又文錯也檢表坐免官至六年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己不學古人所以不體權變而終有處忤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而太子不封王信謂賤尚帝取男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

絳侯佐漢　質厚敦篤　始擊碭東　亦圍尸北

所攻必取　所討咸克　陳豨伏誅　臧荼破國

事居送往　推功伏德　列侯就第　太尉下獄

繼相條侯　紹封平曲　惜哉賢將　父子代辱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書皆作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部者表及其史不書姓此故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以參爲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縣本名晉陽城即此城也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州縣二里又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以勝爲梁王徐廣曰都睢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本漢睢陽縣封梁孝王於此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陽縣西北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徙淮陽徙梁爲十一年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

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
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
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
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
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illegible]所分[illegible]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索隱曰在陳留圉縣[illegible]司馬彪[illegible]圉有高陽亭[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陳留高陽鄉名也亦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四十餘城

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
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
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謂[illegible]○正義曰括地志云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渚宮觀相連延亙數十里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云梁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也○索隱曰太顏曰蘇林云[illegible]其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之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睢陽有平臺里姻家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於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渚連亙

[illegible]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大駕[illegible]一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車官騎千乘萬騎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
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動靜則警出殿則傳蹕[illegible]入者[illegible]文耳出則亦有蹕也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
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詭[illegible]奇衰之人云奇衰譎怪非常也奇音紀衰音邪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
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
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
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索隱曰但將駟馬往迎曰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

馬則天子[illegible]中[illegible]駕也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
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籍引出入正義[illegible]著籍[illegible]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
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
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說關之說於帝也云關閣名也引申而閣其說不得行也如淳曰以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音閣不[illegible]蘇林音閣[illegible]成字[illegible]故閣云[illegible]字林音[illegible]文音諾竇太后義格
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
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

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軒丘姓豹名）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集解[illegible]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illegible]良山[illegible]），有獻牛，足出背上（[illegible]梁南有良山[illegible]括地志云[illegible]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illegible]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illegible]在梁山[illegible]牛者[illegible]六月六日[illegible]），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索隱曰[illegible]梁孝王之[illegible]）。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買[illegible]），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索隱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餐。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illegible]），直千金（[illegible]刻為雲雷之象以金飾之[illegible]）。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illegible]），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illegible]），而王與任太后以此使人風

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犴音岸犴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犮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憙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封魏其侯竇氏是也如見世家立子不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晉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是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說殊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

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
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
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
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
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
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
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
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
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
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
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
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
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
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
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
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
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
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
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

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
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
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
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
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
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
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
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
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
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
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
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
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
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
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
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
屬姓某子史失其名姓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
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
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
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

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正義括地志云漢霸昌廄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湌，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竇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索隱曰閼音遏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王皇后之妹）。

河閒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諡法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閒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閒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授諡頃音傾）。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壖外行馬內田音人緣反又音奴亂反壖垣牆外之短垣），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未知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按帝系及世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又聘禮云出祖釋軷祭酒脯而已按詩祭禮以軷壤土為壇於道則卯其犬或用猶以其血釁左輪○正義曰荊州圖副云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北侵廟坐廢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流涕曰吾王不反矣統而為郢郡所亂埋而終死自此後此門存而不修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陵言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正義曰晚節言末年時嗇貪恡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正義曰又孝反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姓也齊有淖齒漢書云建乃易王所愛淖姬等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正義曰痿於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索隱曰無訾謂無所省錄○正義曰訾師古云訾與資同謂資財也省視也言不省視錄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

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
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
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illegible]）好法律
持詭辯以中人（索隱[illegible]）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
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
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illegible]）
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
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
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
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illegible]）入多於國經租稅（[illegible]）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
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
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集解徐廣曰禨求福也。索隱[illegible]）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常夜從走卒行徼（[illegible]）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
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
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illegible]）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
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
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
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illegible]）
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illegible]）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

毋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服虔曰鮈音拘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索隱曰漢書亦作繆王齊諡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作所忠則彭祖子夫翩等所告數罪因除○正義曰所忠漢幸臣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即有敵內營壘之虛實也李奇注爾雅金矢以金爲箭鏃鏃字林子木反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鞫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姊○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則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間則最爲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爲哀王子慶爲王徐廣曰地亦亦作夷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棁蘇林曰音拙○索隱曰鄒氏音之說反又音拙鄒誕字林天悅反又音脫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妬媢不常侍病索隱曰媢音冒鄭玄注三蒼云夫妬婦媢也○正義曰媢又音冒妬女爲媢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棁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舍殯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徐廣曰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棁服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泗州）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索隱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閼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禔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爲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大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教一作勵一作勸○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傅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續蕭文終之後于酇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封平津侯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費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爲列侯而皇子下今又家皇子爲列侯是尊卑踰越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臣旦索隱曰燕王李姬子也臣胥索隱曰廣陵王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

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襃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奏氏音支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illegible]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膠東王子慶爲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

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後爲太常）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元狩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哉）音雖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爲王受天子太社之土告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薨無後）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曰諸先生解云惟若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克順同天）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俗貴壯健賤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illegible]）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illegible]）降旗奔師（如淳曰[illegible]）葷粥徙域（張晏曰[illegible]）北州以綏（徐廣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徐廣曰俷敗也[illegible]）毋乃廢備（[illegible]）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從徵[illegible]）

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八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彌京口南至荆州以南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其人輕心揚州保疆索隱李奇曰保恃也徐廣曰一作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宵人同小人索隱曰褚先生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說觀亦小人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冊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言
天子沖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閎國負海　旦社惟玄
宵人不通　危髆遠遷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

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按上策云俷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俷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東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

二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陸[illegible]曰已下蓋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

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說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詠立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擬怨亦由權臣擅政貪立幼主之利欲得鉤弋子富陽財貨父德不弘欲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前燕旨

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見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從使治臣宗正屬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illegible]雅正也其書[illegible]云爾雅相承云云公戶以義說王又作之以解說之謂王曰古[illegible]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illegible]內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謂也內合言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

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索隱曰滫者淅米汁也音先糾反音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漸如字滫溲之與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蘭芷香草以米汁漬之與俊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曰腥臊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illegible]在[illegible]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今）以奉燕王祭祀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三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傳）

（一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議令則不可依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勑升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老子者（正義曰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illegible]）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illegible]）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illegible]）

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聃放字號也耳乙子耳漫無輪故出號曰聃也

周守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為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以為官名○正義曰藏才浪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蓋蓬累隨也以言君子得明君則駕車服而行時則自覆蓋相攜隨而去○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不遇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諸蒿江東呼為蓬蒿其狀若臨風轉移也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illegible]賈之人賈音古謂貨賣之人也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正義曰東萬士傳亦取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是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正義曰態恣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之身也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

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彊其兩反為于偽反

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跡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床蓍艾為席菹芰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也○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旳知故言蓋及或也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太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反尋其意義亦並不相違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

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天下自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正義曰：作嘏，音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絀音黜。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此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稱，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靜不撓而民自歸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胠篋猶言開篋也。胠音去劫反。○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真，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訿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邸，訿音紫。詆訐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玄英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蕩然若枯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也。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匹妙反。剝，邦角反。剽剝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曰：洸洋音汪羊，又音晃養。亦作瀁。○正義曰：洸洋音汪羊。己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者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正義曰：不得也。豚，小豬。臨宰時，願為孤小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索隱曰：亟音棘，急也。）無污我。（索隱曰：污，烏故反。）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污瀆音烏讀。瀆污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死為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書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三十篇，乃刪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典與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天下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椆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概是梗概爾畧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覩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盍猶[illegible]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索隱曰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首陽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鼈也○正義曰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首陽山 以暴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夏之道超忽久矣終沒[illegible]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illegible]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於此也）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索隱曰太史公言[illegible]詩之[illegible]怨邪又疑其云[illegible]）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善人者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飽也[illegible]之所食也故曰糟糠[illegible]貧[illegible]子一簞食一瓢飲具前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蹠日殺不辜（索隱曰蹠與跖同[illegible]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肝人之肉（索隱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illegible]莊子云盜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索隱曰[illegible]睢音休季反[illegible]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illegible]白目怒貌[illegible]）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illegible]盜跖冢在河東大陽[illegible]）是遵何德哉（索隱曰[illegible]）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illegible]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illegible]而壽終[illegible]）若至近世操行

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楚靈[illegible]之比）富厚累世不絕（[illegible]）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illegible]）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illegible]時然後言[illegible]）行不由徑（索隱曰[illegible]）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illegible]）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曰[illegible]）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illegible]）故曰富貴如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illegible]）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illegible]）舉世混濁清士乃見（[illegible]）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illegible]）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illegible]）

矣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潔直而不用於代卒附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見而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權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絜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作鵩鳥賦貪夫徇財正義曰徇財迯反求也賈云己身從物故曰徇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而不休故曰死權也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憑凡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鵩作史記若貪夫化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也

同明相照索隱曰易繫辭下並云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著覩則萬物之情皆得觀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經宜也。正義曰此有識以上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令萬物有睹也孔子沒後五百歲而己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睹之也太史公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乎作此六經六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正義曰夷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各遂生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其事益睹見也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譬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晚達若湮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也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礪行脩德在鄉閭者若不附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古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亦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正義曰：賈音古。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耏涉，耏涉產微，凡十代也。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其書所稱管子名其書，有此，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正義曰：管子曰四維，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少而百姓易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正義曰：輕重謂恥辱也。慎權衡。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蔡姬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末。左傳作曹劌。○正義曰：沫音妹。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坫，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

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伯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出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說謀策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時則行所當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斟酌量之可否而行之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正義曰戄俱縛反注中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之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以爲仲冢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也按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晏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爲周道衰微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爲前疑夫子小管仲。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仲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爲僕隸爲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爲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衽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升老子莊子爲列傳首故申韓爲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曰術即刑名法斷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亡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爲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駮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非爲人口吃音訖正義曰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及折衝禦侮之人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人故難可盡其死力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悲韓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之今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其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儲外儲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

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奴干反言遊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大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不全寫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非常情理不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尚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見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矣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敗事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泄漏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說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其則以為閒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若身云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欲建古者前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其所反人主必下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欲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已營為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正義曰閒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閒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illegible]行鬻之人言其大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材而貴我之權○正義曰鬻音育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正義曰論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為借己之資藉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黜也○正義曰屈音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實○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向也言浮說廣陳以多詞理時乃況乃亦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言說者陳言主疲倦之事情則或性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倨鄙陋也廣陳言詞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言

人主所敬者說士當為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其分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掩其事端之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說人主自以其計而說者言其失失誤窮極之乃為詘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人若以敵怒之說士無以己之是以攻己之敵也○正義曰說者以己之斷攻人主之斷是以乃為詘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若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諫是以難概之也○正義曰若杜郵之僇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者說士陳古與甲同行者說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見事與異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又若人主與甲同失說者亦可文飾其類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亦文飾之則明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索隱曰大忠之人說君不從則但退而不敢違拂於君也正義曰拂悟言初不從君諫之於大安而諫之也辭言無所擊排索隱曰擊排謂本欲直諫不強相排擊○正義曰拂音佛悟音逆擊排謂指摘也君之所作事若當理乃依從之不相違逆也索隱曰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謂君臣相合乃是知道之辭○正義曰言說人主得盡其智事而知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索隱曰周澤謂君臣恩澤周洽也○正義曰既渥謂君臣情合於道也相和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之難

可謂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以尚固之利害以致此功直指其非以飾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為庖 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 百里奚為虜 正義曰晉世家云虜虞公以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 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義曰汙音烏故反旁是汙 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曰其子與鄰父說皆當矣而厚見疑非知則難乎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 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

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 正義曰當丁浪反 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 正義曰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 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索隱曰幾庶幾也謂幾於善說也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為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

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自勉勵之意也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礉（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鞫覈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穰音若羊反苴音子餘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也即滄德二州北界）燕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闚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正義曰監音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也仆者謂卧其表決漏者謂決去其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援音袁枹音孚謂鼓椎也）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探武帝曰若使閫外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徇者在左旗也。正義曰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較者為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頻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渡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豹豹亦陳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

司馬穰苴傳

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欲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齊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為太公其孫因齊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方當戰用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也事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隊音直類反長音丁丈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趣音促急也使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

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重射謂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謂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射的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則不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劉云控綴捲縮之并也救鬬者不搏撠索隱曰撠音戟謂救鬬者當善撝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滅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亢者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虛者空也按批亢擣虛謂前人相亢必當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故下文云形格勢禁亦是其事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其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自為解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弊多引兵疾走大梁之衢是犄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趙圍解又收弊於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於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尚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蹶音厥劉氏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其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

孫子吳起傳

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起貪下又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言起為人節廉並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

孫子吳起傳

今李克言起貪若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其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

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刖孫臏腳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礉事楚
死後留權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及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illegible]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為也音[illegible]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illegible]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illegible]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illegible]華亥向寧華定與[illegible]君爭而出奔[illegible]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illegible]其關在西[illegible]乃吳楚之境[illegible]昭關欲執之[illegible]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illegible]之子[illegible]引之[illegible]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illegible]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illegible]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

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子伯州犁子曰郤宛宛子曰伯嚭[illegible]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illegible]出奔此云楚誅伯州犁其孫嚭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illegible]蓋餘[illegible])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灊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索隱左傳楚公子貞[illegible]字子常其孫[illegible])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索隱[illegible]豫章[illegible]在江南○[illegible]江[illegible]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illegible]音古)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子[illegible]孫[illegible])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illegible]昭王[illegible])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眾者雖一時[illegible]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illegible]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illegible]音丁浪反[illegible]如字[illegible]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illegible])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在[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索隱[illegible])為堂谿氏。

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番音潘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鄀音若○楚[illegible]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正義曰姑蘇當作檇李[illegible]左傳云戰於檇李傷將指[illegible]在吳[illegible]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夫湫山也在吳[illegible]太湖中椒山也越王句踐

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illegible]會稽山[illegible]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曰劉氏云種名非也[illegible]大夫種姓文氏[illegible]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

邑遂威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illegible]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索隱曰愎皮逼反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

屬鏤之劍鏤錄于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幾音祈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眼抉烏穴反抉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吳東門謂胥門也今名胥門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鱣鯢隨濤入故以名門野王云鯢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正義曰鴟音蹄夷音咨也反

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二王廟按其山不關子胥事太史公誤矣張注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索隱曰音拓皋一云地名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正義曰橐皋故城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

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正義曰嚭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葉式涉反葉公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陵故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郾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縣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東北四十五里有白亭也又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

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閭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高府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圉亦惠王從者楚世家云圉公陽○索隱曰左傳云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圉公非石乞之從者此本為石乞從者蓋亦太史公記異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惠王母昭王夫人越女也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

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山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illegible]〕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illegible]〕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員獨忍詬　志復冤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恥
抉眼棄德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illegible]〕宰我子貢〔[illegible]〕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illegible]〕參也魯〔[illegible]〕柴也愚〔[illegible]〕由也喭〔[illegible]〕回也屢空〔[illegible]〕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illegible]〕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illegible]〕於衛蘧伯玉〔[illegible]〕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illegible]〕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illegible]〕不並世〔[illegible]〕

自老子及公綽已下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記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美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伯華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只云不克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天下所敬人服義而行侍盡賢文子之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也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兮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式妙反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淵瓘曰非大賢不能若此故以賢之索隱曰瑗字伯玉晉太叔亦姓論語故漢引之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回也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索隱曰用已而發行不得人與我實者唯我與顏回有是行。正義曰蚤以要名高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晉尚書郎論語駮二卷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顏回死而孔子年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以論語為設事之詞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以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

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論語索隱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故也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行之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荅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家語一字季路亦云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冠以雄雞佩以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

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illegible]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illegible]義若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illegible]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illegible]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縕枲著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

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身也寬以正可以比眾言寬大清正眾必歸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illegible]蕢聵乃與孔悝作亂[illegible]

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

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是時子貢為魯使
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
於齊 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 鄭玄曰魯人 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子曰於汝安乎曰安 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 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為之 宰我
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氏曰朽腐也雕琢刻畫 糞
土之牆不可圬也 王肅曰圬鏝也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 宰我問五帝之
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 宰我為臨菑大
夫 索隱曰謂仕齊為臨菑大夫 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
恥之 索隱曰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恆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 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
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 陳子
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夫子焉不學 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 而
亦何常師之有 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又問曰孔子適是國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
也 孔安國曰未足多 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

[illegible]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
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
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
石 索隱曰公孫龍也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
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
以卑其地狹以泄 索隱曰泄字依越絕書作淺 其君愚而不仁大臣
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
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
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戰勝則主驕破國則臣尊大）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

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

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

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徼結反以王制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索隱曰虛音墟莽音莫朗反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音[illegible]斧也劉氏云[illegible]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為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illegible]此文[illegible]故其辭閒迴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illegible]）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illegible]）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illegible]）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illegible]）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illegible]）「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illegible]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illegible]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

仲尼弟子傳

繪事後素集解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集解何晏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集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集解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集解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是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于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為魏文

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集解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集解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集解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集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集解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集解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集解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集解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集解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集解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集解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在國及家必聞集解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集解正義曰括地志云澹臺滅明墓在濟州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事也武城人正義括地志云亦在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集解孔安國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此文明狀貌惡與家語相反○正義括地志云澹臺子羽冢在兗州鄒城縣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宓音伏……）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家語云少孔子三十歲）

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孔安國曰……）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單父……）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索隱家語云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安國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知以為仁）

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索隱家語云……）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孔安國曰……）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索隱曰家語云……）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

曾蒧字晳。（孔安國曰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仲尼弟子傳

而歸 徐廣曰一作饋駰案包氏曰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 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 音遙○正義音由 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 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商瞿 正義瞿其俱反 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音韓 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illegible]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說。鄭玄曰說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 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僚而肆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 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訒也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可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 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 少孔子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以行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 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絕無子大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卦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體一二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

何以知指命他以故也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 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 正義曰家語以為陳人 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孔安國曰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 聖人之道弘故受以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 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 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正義曰家語云子晳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衞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索隱曰家語此篇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亦史記闕然自公冶遂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此三人之數皆不於此姓文翁圖所說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正義曰家語句茲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 音昌者反 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正義曰孔子在衞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而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鄭玄曰秦人

商澤 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世家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施在三十五人中分在三十二人以數恐大史公誤也

石處字子里 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 正義曰家語云无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惣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非迹而史記闕公冶長秦冉鄡單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 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晳 正義曰衞人

公肩定字子中 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正義曰魯人

鄡 苦堯反 單 音善 字子家 徐廣曰一云鄔單鉅鹿有鄡縣大原有鄔縣

句井疆 鄭玄曰衞人正義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 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祈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若避高祖諱薛字与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曰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亢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琁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問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皙作哲

邽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邽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盖由邽選聲相近故此不據邽巽邽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亦同此

公西葴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公西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郰鄉

異能就列　秀士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琅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罃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鞅周家云衛所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也監奄甲之上聲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若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與孝公曰大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曰說音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說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作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曰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苟可以彊國之術所為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茂甘羅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

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斷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及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曰或為十保或為五保

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音律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秋新變之法令為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諭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又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出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彊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

正義曰音佐禍反 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阸之西都安邑 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嶝是也阸阻也 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

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 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 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衛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二邑 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 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 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 索隱曰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因孟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 索隱說音悅與音餘 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 索隱曰謂能謙讓自伏則人自服是者乃爲彊 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正義曰以紂比商君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 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荊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

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僖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索隱曰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illegible]）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

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illegible]）民之效上也捷於令（索隱[illegible]）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illegible]）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闟音所及反 徐廣曰一作鈒[illegible]）

（按[illegible]並古良匠造矛戟名[illegible]）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辭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illegible]）灌園於鄙（[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illegible]）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illegible]）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illegible]）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illegible]）秦惠王車裂商君

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按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美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

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據音脈字合作脉誤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illegible]

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索隱】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己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也。【正義】戰國策云蘇秦雒陽乘軒里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集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遍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謂俯首受書於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索隱】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期年，以出揣摩，【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謂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為少也。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

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illegible]趙之東邑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城[illegible]戎是也）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

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具貢燕趙因州七國所屬趙呂燕以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也比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芳用反）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張則別白黑若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

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各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北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及包裹周都北趙邯鄲故須危起在自守）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

作錄據衛取淇卷卷丘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卷字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入朝秦也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廣云引蘇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殷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漳水有路州言秦兵渡河踰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亭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邯鄲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亦作漳清河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燕三家分晉後將可弱燕奚子文侯侵燕取代郡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

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破於人為彼所破臣人之與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謂為主也臣於人已為臣也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為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長故張儀欲以事秦為秦地也南北為從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本或作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

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恐音丘勇反○索隱曰恐許為反謂恐脅也愒呼曷反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致謂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崤函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欲與韓相援以距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韓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

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正義曰在洛州氾水縣魏塞其道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博關在博州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正義曰謂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曲沃等地也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君共為合從相親擯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索隱曰按一溢一金也鄭玄云一溢二十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正義曰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索隱曰宛於袁反穰音而羊反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出密縣東南流入潁○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有陘山索隱曰……有陘亭○正義曰在鄭州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索隱曰……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

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一作…

戒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莫一作陌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

鄧皆能革抉㕹以革為射決決射韝也○索隱曰…謂以革為楯…芮…

軒之…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㕹或謂之干…無不畢

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

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

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

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

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

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之主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

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

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

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故稱曰主君

又說魏襄王索隱曰惠王子名嗣曰大王之

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郾徐廣曰在潁川於憾切○索隱曰音偃又

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理志潁川有鄢二縣又有鄢陵郾不同必有一誤音焉○正義曰…汝南今

…安陵…州…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汝南有新郪新陽…索隱曰…召陵…新郪…郪音…

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煑棗…

無胥…索隱曰…按其地闕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

酸棗徐廣曰陽武有長城索隱曰卷…正義曰卷在…滑州…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

夜行不絕輷輷殷殷正義曰輷音宏殷音隱若有三軍之眾臣竊

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曰患音…不顧其禍夫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

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

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劉氏云干長干是水傍之高地也故江有江干河有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

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是也周武王伐紂…

於長野禁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一屬謂中衣也覆髀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負擐鏁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從役中試及復音福中試之人因家當復役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曰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首魏有蒼頭二十万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索隱曰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爲卒○正義曰廝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索隱曰謂割地以効已之誠實也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柰何豪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illegible]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正義曰田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正義曰言齊君之疾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鼓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六博○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棊故云六[illegible]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地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近齊之道在衞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長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於衞陽晉非地乃是晉陽耳衞地皆狹革

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猲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猲偪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猲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狐疑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巫郡夔州巫山縣是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索隱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裁錢渡左氏及東國亦胤說夏州其夏甚明而劉伯莊以爲楚洲州之本國亦未之爲得地理志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其威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淅縣有鈞水

以若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漢南潁川之界按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云郇陽當是新郇音相近字變耳漢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新即郇邑或為郇陰郇亦當然也。鄒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誤。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郇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郢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縱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擬依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戰國策曰實近郊君勞音力到反朝服周東帛）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小）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恍惚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以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皆書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非依投進為揚辭）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今案與曰白起說蘇秦至此三年）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禮有其事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為偷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死）

與飢死同患也 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
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
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 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
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
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
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
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
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
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
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
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
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
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
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
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
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
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

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
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
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
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
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
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
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
是乎詳僵而棄酒 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 主父大怒笞之五
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
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
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
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
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
以為客卿 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
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
燕易王卒 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 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
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風俗通義稱 決今

狀有罪當誅誅老死也与誅同言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

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強國諸國重燕而燕得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湣王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

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覆二將頃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大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田齊表云湣王二十八年滅宋入楚七縣二十九年此誤乃燕噲之時當閔王之時齊宋在前已十餘年恐大誤也】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漯一水上承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與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

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從子母弟以為質【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質音致真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

且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欲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又得宋地又得身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誠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

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代宋說燕令莫附齊質子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彊萬乘之國而齊并之是益一齊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北狄附齊者公伐山戎孤竹而南正義曰齊桓濟諸侯莫下來服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索隱曰取賤素染以為紫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紫其價一正義曰齊君好紫故一齊雖有大名而實小之國盡服紫當時十倍而本賤也公不說衣紫則齊人不服於泉公謂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齊僻南大名而其國中因賤素以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因其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賓音擯正義曰大上計破秦次計長擯也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

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

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章是反今涪州城在枳縣在江南得枳而國亡徐廣曰楚王三十三年秦拔郢○正義曰竟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二十八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徐廣曰汶音岷反○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正義曰夏音暇謂夏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尚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括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流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秦○尚索隱曰五渚五處洲渚也刘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湖五湖刘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正義曰隨縣之東下隨邑而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上言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者君今頓是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人都也平陽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繇音搖謂搖動也我離兩周正義曰離絕也二周皆在洛州韓國都鄭州而觸鄭索隱曰韓都鄭字故五日國舉也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音丘權反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

曰紀年（?）…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二邑名。虛，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固也，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而以破宋為齊之罪也。）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難也。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正義曰：南陽…本韓地…）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徐廣曰：鄳，…）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解也）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趙之邑名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

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illegible]）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

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
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
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
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
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
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
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
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
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
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

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耳）
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檄尺人擅○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文一尺檄許慎云二尺書也）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也）我
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
攻擊（集解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是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葺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取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南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
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
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
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
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索隱什一作斜塞故其名或逆戰溪實似據鄩鄩氏之口水其也什谷也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水經云鄩水出北山有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洛州鄩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郭陵附是之地）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也道即太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韓用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然出懷谿上黨之路也）

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楚兵臨鄭南塞轘轅郡口既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郡縣地也○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
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王音于放反）司馬
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

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illegible]）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illegible]）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illegible]）繕兵，（[illegible]）不傷眾而彼已服焉。（[illegible]）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illegible]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西有海[illegible]。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illegible]）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illegible]實謂得土地也。[illegible]）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索隱曰：謁者告也。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illegible]）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illegible]）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illegible]）貶蜀王更號為侯，（索隱曰：六國年表[illegible]惠王二十二年[illegible]。）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桑。）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illegible]龍門山在[illegible]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illegible]王之三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陜。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illegible]）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館。）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

之餘諒其不可成亦明矣入王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燕故東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有台○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滑縣州皆黃河南之地也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二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比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怯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針鴆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

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

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

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也）。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宁當依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　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其若欲自行令秦欲以上庸地美人贖儀也）。及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

至，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音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寸忽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岷），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

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illegible]之北境。[illegible]）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陳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illegible]）新城當在[illegible]。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illegible]）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正義曰：其地在秦之南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illegible]）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illegible]）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illegible]十二諸侯[illegible]）

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illegible]）其不可成亦明矣。（本一作混，同，胡本反。）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illegible]）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廝徒[illegible]負養[illegible]以給養公家之役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illegible]）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illegible]）

（賁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
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充反趹謂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
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索隱曰徒謂跣也裼謂袒而見肉）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
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
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
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
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
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
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
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一作策〇索隱曰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
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
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為音于僞
反）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
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
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
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
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
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
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
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
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
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番音盤
又音婆番吾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
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
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
曲沃平周等也〇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音綿）池割河間以事秦
（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〇正義曰河間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
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謂兵從貝州度清河）
（指博關則深可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
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
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愚計於大王大
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
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飭車騎（止益曰飭）

音勅 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
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
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
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
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
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
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
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
午道 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 告齊
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
於河外 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
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
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
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
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
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

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 [illegible] 適聞
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
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
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 正義曰句注[illegible] 乃
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 [illegible] 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
即斗之柄其形[illegible]刀者是也 酒酣樂進熱啜 [illegible] 反斗以擊之 [illegible] 於是酒酣
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illegible]
[illegible] 代王之亡天下莫
不聞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
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
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 正義曰[illegible]
[illegible]州界 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
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
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
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 音在 如嬰兒言不足以采
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索隱曰尾猶末也言燕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
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
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
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
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何對曰
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
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
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
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
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
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
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司馬本作[illegible]
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
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
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
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
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
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

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
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
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親故云與國也
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
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
表敘儀以安王十年卒智年六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
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閒將為國交
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
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
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
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
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
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
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自言我故來欲有敎汝之事何不相見異

曰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索隱曰厭一艷反厭者飽也謂以今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

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

(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辨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此王秦此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舉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

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措猶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

焚杅徐廣曰一弧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杅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爇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攻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言秦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早皆此言君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若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名匡東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也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閑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illegible]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illegible]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illegible]秦人號曰「智囊」。[illegible]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秦爵名，第十四。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illegible]盡出其人，[illegible]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illegible]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illegible]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曰：姓游，名騰。[illegible]「智伯之伐仇猶，[illegible]

山，亦名仇猶。[illegible]遺之廣車，[illegible]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illegible]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illegible]蒲守恐，請胡衍。[illegible]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illegible]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illegible]西河之外[illegible]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

衍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漢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宮在長安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任如字諺音彥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沛國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來國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作莊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向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見此也○正義曰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正義曰謂二崤五谷攻之難索隱曰數音色主反昔曾參之處費音秘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與秦王盟於息壤恐樗里子公孫奭伐韓後二子果爭之故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

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illegible]）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illegible]）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illegible]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illegible]戰國策及此並不同。正義[illegible]在洛陽[illegible]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一作[illegible]）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illegible]）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illegible]）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illegible]）封小令尹以杜陽。（[illegible]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illegible]）願公孰慮之也。」（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illegible]閼向壽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illegible]）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illegible]蘇代[illegible]公仲[illegible]）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illegible]）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illegible]）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illegible]）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illegible]）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illegible]）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正義曰[illegible]先[illegible]二人[illegible]韓[illegible]也）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illegible]）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僻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正義[illegible]向壽[illegible]）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illegible]）反宜陽之民，（正義曰[illegible]）今公徒收之，甚難。」（[illegible]武遂[illegible]）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

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國收韓潁川蘇氏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潁川是親向壽 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 已買反 而交走秦也 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国交走向秦也 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 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一同皆事秦以公則斷說楚之爲失以收韓其利入秦也 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 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兵事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 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 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 徐廣曰昭王元年 魏安氏未拔去也 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索隱曰講讀曰媾媾和也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 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鬼谷三敀在洛州永寧縣西北 其地

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 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史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爲韓秦不得言置之 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 索隱曰處猶居也 秦因復甘茂之家 正義曰復除其徭役 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徐廣曰懷王二十四年迎婦於秦 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 徐廣曰一作蠉。○索隱曰蜎音 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 索隱曰史舉 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 徐廣曰召滑一作 而內行章義之難 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難。○索隱曰內句章昧之難 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 徐廣曰一作瀨湖。○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 而郡江東 正義曰言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郡邑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索隱曰[illegible]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illegible]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illegible]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illegible]也 曰卿張唐字也 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 正義曰汝音女焉乙虔反 甘羅曰大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索隱曰橐音託[illegible] 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索隱曰[illegible]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illegible] 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illegible]

此當云見重齊秦說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齊楚所重。

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illegible]其先楚人，姓羋名冄封之穰[illegible]穰縣在南陽[illegible]氏。[illegible]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羋八子，及昭王即位，羋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illegible]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illegible]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illegible]涇陽君。[illegible]而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illegible]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illegible]請以魏冄為秦相。

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突）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號曰穰侯。

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音卯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齊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猒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illegible]陶[illegible]）則前功必棄矣（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敗陶必為魏所伐[illegible]）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索隱曰逮及也[illegible]）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illegible]）而君後擇焉（[illegible]）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安邑以得河東地[illegible]）（又兩道○正義曰魏故封定陶故宋及西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北道[illegible]索隱曰上晉此時宋已[illegible]是秦得盡宋地也）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危事果圍梁之危事梁數以韓來救秦遂以和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illegible]入[illegible]）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乃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佐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不益兵以伐齊也）（正義曰臣蘇代因說必知秦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敝邑之王曰（正義曰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illegible]）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兖州龔丘縣界壽張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

陵君之屬太后為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illegible]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illegible]）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illegible]）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illegible]）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illegible]）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illegible]）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illegible]）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illegible]）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illegible]）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illegible]）遂東至竟陵（[illegible]）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illegible]）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illegible]）

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 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 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 索隱 曰鄭道已絕 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正義曰鄭因韓之都在河南故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 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 索隱曰平陽君小詳何人 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 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正義曰按緱氏即潁川無藺括地志云 藺 洛州緱氏縣本周之緱氏邑秦滅周以封陽翟漢以為縣屬潁川郡按緱氏藺一邑名相近字當作藺 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 齕音紇 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 徐廣曰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也 以按據上黨民 索隱曰按據猶控據也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 索隱曰謂犯秦斥候之兵也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 索隱曰裨將名茄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 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東鄣故城一名 鄣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地也 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 一作陳 奪西壘壁 正義曰趙西壘壁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 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 正義曰挑音田鳥反 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 正義曰秦壁一名省冠山今古名秦長壘 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 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括壘 在澤州高平縣北 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 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 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 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 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

白起王翦列傳

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取上黨今趙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illegible]也秦定取之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illegible]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正義[illegible]邢丘在今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故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illegible]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illegible]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illegible]垣雍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illegible]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illegible]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illegible]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illegible]括地志[illegible]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杜郵今在咸陽城中[illegible]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

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裂四十萬之命而適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乎[illegible]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集解[illegible]頻陽屬左馮翊[illegible]。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illegible]）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還音旋）秦使翦子王賁擊荊（[illegible]）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正義曰在豫[illegible]東北五十四里也）蒙恬攻寢（[illegible]今固始縣寢丘[illegible]）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illegible]）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

遂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一作留。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拔距，索隱曰：按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云：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徐廣曰：圽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遇為秦將，拔鄢破荊。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賁離繼出，三代無名。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萬章孟軻之門人萬姓章名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此又意以濫為衍之術言若君臣上下六親之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句謂衍之術皆動人人見者莫不懼然驚駭而欲從其化又內心留顧而已此言是為常闕而化異其紀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索隱曰按字林云撇音匹結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撇拂也謂側而行以衣撇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

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此言孔子之道行仁義之化見菜色困窮而鄒衍說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爲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對滕文公而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斵木以方筍而內之圜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內圜鑿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也[illegible]主猶方枘圜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之言衍之術迂大而閎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illegible]太史公此論是負鼎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音乎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illegible]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二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仕齊爲祭酒仕楚爲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

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illegible]

[illegible]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illegible]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illegible]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illegible]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illegible]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illegible]蘭陵[illegible]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illegible]即仲尼弟子也[illegible]各不能知其真也[illegible]所以知非別人也[illegible]八十四里有龍淵水也

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云處子也[illegible]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illegible]楚有尸子長盧[illegible]阿之吁子焉[illegible]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illegible]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illegible]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棄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覓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illegible]按戰國策嬰稱田子嬰高誘注[illegible]又按戰國策[illegible]靖郭君不若[illegible]更立郊師[illegible]息宮嫁人少跋不知以此言之是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illegible]十八年[illegible]一年改為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illegible]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illegible]東阿[illegible]盟而去[illegible]紀年當惠王之後[illegible]年會齊威王[illegible]與此[illegible]齊伐平阿又云十三[illegible]與梁惠王會甄文王同[illegible]齊之威[illegible]王文[illegible]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illegible]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illegible]年下邳[illegible]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illegible]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illegible]年薛子嬰來朝[illegible]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illegible]異○[illegible]

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按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騶若滅為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宅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寓謂以土木為人象人也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礼反）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集解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臧中（正義曰臧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illegible]改也改前封傳易姓名也 [illegible] 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illegible]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

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齊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illegible]湣王遣孟嘗君自悔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illegible]）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

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illegible]）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illegible]）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

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illegible]）三反而不致一入（[illegible]）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

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因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王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并盖有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用秦亡將有[illegible]又禁天下之變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且得反齊王之信以不逐周最也索隱曰更禁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則秦必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冄書曰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敝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

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此[illegible]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孟嘗[illegible]邑名[illegible]正義曰括地志云[illegible]徐州滕縣五十二里[illegible]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徐廣曰蹻音腳[illegible]作蹻又作屩[illegible]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是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illegible]

[illegible]以蒯繩纏劍把[illegible]故云蒯緱也[illegible]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illegible]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索隱曰奉音扶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息猶利也[illegible]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

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 技亦作
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
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
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
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
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
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
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
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
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

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
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
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
貸錢於薛文奉邑少 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 而民尚多不
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
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
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
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
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

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
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
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
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
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
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
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
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
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
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

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
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
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
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
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
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
欲彊齊而弱秦若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
弱齊若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
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
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

雌雄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
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
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
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
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
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
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
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
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
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
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
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
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
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
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索隱曰趣音娶趣向也又音促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
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非好朝而
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則人平明側有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亡者與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
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
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彊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正義勝式證反）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趙之公子傳曰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槃散亦作蹣跚○索隱曰上步干反下先寒反亦作蹣跚音同○正義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癃音隆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傾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

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鄭玄曰穎環也脫音吐活反）

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發弃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

若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
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
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
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 [illegible]
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
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
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豭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

之血來耳 毛遂奉銅盤 索隱曰[illegible] 而跪進之楚王曰
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
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
堂下 索隱曰[illegible]所甲反 公等錄錄 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寶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
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

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
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 說平原君曰君不
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
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
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
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
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
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正義曰[illegible] 於是平原

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
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
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徐廣曰河內成皋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illegible]李同父所封[illegible]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
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
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
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
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

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言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索隱曰：絀音黜。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illegible]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illegible]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按虞在河東太陽縣。又今之虞鄉縣是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文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illegible]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披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徐廣曰眘古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

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可取秦攻今得與之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illegible]）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卧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虞卿俱亡有德於虞卿虞卿棄相印乃與魏齊閒行亡歸梁以信陵君信陵君不決魏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發憤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illegible]）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illegible]信陵[illegible])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illegible])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illegible])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illegible])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illegible])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illegible])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illegible])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illegible])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

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曰間音閑，閑語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資謂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於心已將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

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illegible]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

刎頸矣（呂忱曰剄刎也〇索隱曰[illegible]以盛爲矢如字之胡旋而翔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

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索隱[illegible]）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鄗音[illegible]鄗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將〇索隱曰徐據別解云）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illegible]）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

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illegible]）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illegible]以兵遮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

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忠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遂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 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 正義曰今陳州也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 索隱曰謂兩虎鬬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弊承也 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 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 致至則危 徐廣曰至或作安 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 正義曰言極東西 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見其賢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 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 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 索隱曰信音申 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 桃 徐廣曰燕縣有桃城 入邢 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徐廣曰秦云地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長垣非河東之蒲也垣音園 以臨仁平丘 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則黃及濟陽 黃濟陽嬰城 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 徐廣曰○索隱曰濮水名 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 正義曰劉氏云言斷其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 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牽尾不令濡此至極困則濡之不可力強之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榆陽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洞過水側有鑿臺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 索隱曰干隧吳地名也○正義曰干隧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吳王夫差自剄死處 此二國非無大功也沒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猶頓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索隱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illegible]公其岸立歸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門水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殺干隧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涉而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illegible]他人有心余忖度之[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累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摺一作拉○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illegible]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正義曰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illegible]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illegible]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illegible]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illegible]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illegible]徐廣曰葆字作保[illegible]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illegible]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

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
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
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鐵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
（日古壤謂甫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
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
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
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
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
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
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
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
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
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
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
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
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
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
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
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
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
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
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
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
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
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
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
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
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
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
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
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
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
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趙使趙使大勲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觀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羅山縣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衞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衞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衞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

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无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常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無爲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爲

王之舅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illegible]）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土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須氏之後）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遫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拉[illegible]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簀（[illegible]）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illegible]）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illegible]）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illegible]）

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想有三亭皆祖餞之處郊外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爲名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虢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山格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棋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

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在南陽華陽君羋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爲新城君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莅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索隱曰椹音陟林反椹者碪也謂腰斬者爲椹質所伏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正義曰孫音玄卦楚莊云璞玉朴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

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擢厚謂擢拔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逆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閡謂閡塞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

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湣然音民或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昏闇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illegible]）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音先典反。索隱曰鄒氏云洒然驚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跪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illegible]）被髮為

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一作慶）孟賁（徐廣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王僚子要離所殺）夏育之勇焉而死（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或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詐為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徐廣曰慁猶汩也音因○索隱慁溷二字並音胡困反慁溷汩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千代永久不復甘泉之名其實北宮也云封運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一云磨石嶺言黃帝得仙寒門者谷口也按九嵏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一云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彊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匹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齊閔[illegible][illegible]田嬰為[illegible]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illegible]音子兮反一作藉亦音同音側豸反言為盜資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

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illegible]）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

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曰[illegible]不得下相救）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illegible]太行[illegible]）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曰[illegible]宜陽[illegible]）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正義[illegible]）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illegible]也）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illegible]）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illegible]）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illegible]）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illegible]）射王股，擢王筋，（[illegible]）縣之

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illegible]）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illegible]）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

挺千乘有餘，到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illegible]）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illegible]）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illegible]）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illegible]）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

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illegible]）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

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睚音崖眦士賣反睚眦謂相嗔而見齒也

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曰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春秋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

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為交友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

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汾陘皆地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之地也本屬韓今秦得而城之後五年昭王用

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坡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紀及表言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倡上能音倡下戲）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正義曰不待禮曰干）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因子實魏夷秉服虔曰秉持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謂肩巨於項也）魋顏蹙齃膝攣（魋而有顴也。偶其兩膝也。又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蹙齃謂鼻蹙眉也膝攣又攣此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持粱作飯也刺齒一本當作齧又作嚙。刺亦作黍稷以食也刺嚙肥當為齧肥。肉食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徐廣曰釜音輔。索隱曰鬲其足中空也。而鄭氏云鬲曲腳也）以間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

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此字 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銳反 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固難害 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

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也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鐵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 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

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之與商
君、吳起、大夫種孰愈？」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
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
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
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
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

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
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
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
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
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徐廣曰一作嘈○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噭音叫○正義曰呼音火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博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
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

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
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
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
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
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
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
眾，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
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
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

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
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
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
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
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
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
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
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
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

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詘音屈謂志已伸而不能屈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者或欲大投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其分而分之以致勝或觀其勢則大投其分而分之以投撰之押押撰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秦利展於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長則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子謂范蔡也雎見折於齊折脅摺齒澤見逐於趙被奪釜鬲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昔卒窮稽　而秦帝趙　卒報魏齊

綱成辯智　范雎招聘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有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致與王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也）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眜於重丘（索隱曰眜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兗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曰嚪音徒濫反，與啗同）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并謂兼將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昌國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

騎劫代將 索隱曰燕將姓名 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 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 正義曰此燕二州之北河也 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 正義曰樂毅見燕昭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 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 正義曰父兄同姓群臣也 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 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 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燕臺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 大呂陳於元英 元英燕宮殿名也○正義曰大呂齊鐘名 故鼎反乎磿室 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正義曰今反入於磨室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 索隱曰慊音苦簟反又作嗛者常慊然而不

懼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張晏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謀報以圖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己長而毀損知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辭本國不自絜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名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絜己名行而咎於君若其子不忍言毀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謂搢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欲王之有罪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此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

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即墨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侈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則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音紀閑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徐廣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

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以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犯告子反與以顯君民之甚是寡人不謂君取之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卿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樂毅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讜　人臣所無　連兵五國

濟西為墟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　明君軾閭　閒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

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索隱曰嘻音希嘻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缻音缶正義曰缻音缶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子旦反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王劭按董勳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

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

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並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成爲濟或爲魏耶田單救亦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沅方傳分而戰國策云秦敗與安攻幾幾是幾亦爲魏故表與云或爲魏爲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路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益陵字誤也○正義曰故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

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為胥後令謂胥為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

頗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所擄須也軍去邯鄲二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毀攸忍人欲令急救武安乃言此令今龜藏須得謀策不日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秦點日邯鄲二字當為鈇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擧時云許歷為荒于一言挑敗秦是言起奮川其封近破秦但之乃如淳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破秦軍於閼與山也按括地志云古北秦軍在此山以其入近名州此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趙奢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城將令為州太路州三百里閼而州潞州閼與聚城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集解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

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

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邑名也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

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也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索隱曰上紀覓反下音閑）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又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以其誘敵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胡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龐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暄劇音[illegible]）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illegible]）（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非也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恆州稾城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

將栢齮【索隱曰齮音蟻 番吾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括地志在栢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懦[illegible]】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飈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為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也齊改為安平[illegible]。[illegible]】，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illegible]】。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illegible]】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

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劓魚器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illegible]）

（音七萬反插音初洽反○正義[illegible]）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illegible]）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illegible]）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illegible]）善之者出奇無窮（[illegible]）奇正還相生（[illegible]）如環之無端（[illegible]）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illegible]）後如脫兔適不及距（[illegible]）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illegible]）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illegible]）王蠋賢（[illegible]）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

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閒先行　羣鳥或衆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索隱曰魯連獨秀當六國之時貫通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絶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移鄒陽同枚乘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索隱曰俶儻卓異也○正義曰俶天歷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衍名爲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云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責欲令趙尊秦爲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賢不去者非爲一身）衆人不知則爲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冒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

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以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謂人以權詐使其軍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爲帝過（正義曰至[illegible]字乃絶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爲帝明有意臨納完縱行天子之亂過失也）而爲政於天下（索隱曰罪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曰若趙魏帝秦秦得行政[illegible]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死不忍爲秦民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illegible]正義[illegible]周本紀及年表[illegible]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illegible]）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illegible]）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illegible]）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

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正義曰怏於向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嗟嘆之聲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邘○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湯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

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姓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索隱曰筦音管籥音藥攝衽抱机索隱曰机音几○正義曰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閉外以不入齊君也○正義曰籥即鑰匙出投鑰也於抑不得入於齊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其秉禮而有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

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廿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謂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齊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棄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絶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計猶且為之也（言右壤斷棄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已罷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卻其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與二公）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說士養百姓又說士終稱說士為說士不如故字也）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正義曰事成則將爵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公無意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也）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陶朱公衛公子荊也）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棄也謂棄子糾而事公子小白。○正義曰管仲輔子糾而魯殺之不能殉子糾死是怯懼死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荊淮海

燕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 正義曰[illegible] 戎服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 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 索隱曰曹沫 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 索隱曰枝謂拒也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

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 正義曰悁[illegible] 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索隱曰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 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皋漢書並有傳蓋以莊枚氏而得姓也 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等於一人之閒或杜彼成此介者言有鄒於其閒故杜預曰介猶閒也 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 正義曰謂不以罪死為累 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集解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集解蘇林曰白起為秦長平之戰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地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索隱曰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又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先生云太白食昴者言荊軻之誠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也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索隱曰畢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 左右不明 索隱曰言左右不明 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 集解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

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爲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辟世（張晏曰接輿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卜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爲戒後之不用後下也）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爲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又孔鄰[illegible]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行相過駢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首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宋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者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索隱曰字林云馬父驘子北狄之良馬也）

（正義曰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illegible]六國時人按此爲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索隱曰[illegible]是也說文云拉摧也力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韋昭曰六國時人又新序作[illegible]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illegible]）徐衍負石入海（[illegible]之末世人[illegible]）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云商人歌也一說商通作音[illegible]自淨貌也[illegible]野王音岸禪音丹[illegible]林音下謂[illegible]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illegible]）

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訿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因取鍛以見其真是為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曰言人積口以毀則父兄自疑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又張晏云子臧或曰晏子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噲國與其臣子之也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音義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田常殺簡公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索隱曰家封比干之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又唯云刳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王欲以為相○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之世家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若是事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不東也而蹠之客何使刺由索隱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許由也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曰湛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此張晏曰屈曲之木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彫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而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年七十遇文王卒然若烏鳥之集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鳥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所使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驥足不食可轉以比才之人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怨世之不用己抱木而死。索隱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又案其說鮑焦立槁於洛水之上此事見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漢書云里名勝母。正義曰鹽鐵論尚也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論不可也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景昭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郢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 爲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史記音隱嫺音閑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 曰屬音燭草稾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索隱曰音素忍反一音蕭應劭曰離猶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 正義曰上七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 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 正義曰行下孟反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正義曰誹方畏反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

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 正義曰蛻 汙泥之中 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 蟬蛻於濁穢 音稅去史也入史別反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曰皭音自爵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正義曰上足松反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 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弘農所謂丹淅是也。正義曰丹陽今枝江故城 虜楚將屈匄 索隱曰屈匄名音蓋 遂取楚之漢中地 徐廣曰其虜于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曰梁州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 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

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
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
殺其將唐眛（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眛○正義眛莫葛反）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雎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
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名橫）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
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
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
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

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
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illegible]）
（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以汲而用上有明[illegible]天下並受其福故曰[illegible]）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illegible]）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illegible]遷於江南）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
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illegible]）曰子
非三閭大夫歟（王逸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
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

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illegible]
[illegible]也）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
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曰楚詞懷瑾握[illegible]）屈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
[illegible]）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塵也○索隱曰汶音門汶汶猶昏暗也）
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
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郭反溫蠖猶惛憒也楚詞作蒙世俗
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illegible]以沉此其義也）其辭曰陶
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正義莽莽盛貌 索隱曰莽音[illegible]莫古反）
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王逸曰汩行貌○索隱方言曰汩謂疾行也）眴兮窈

宛。徐廣曰：眴音瞬。眴，蔽也。○索隱：眴音舜，烏，烏反。孔靜幽墨（索隱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窈冥，野甚清靜，漠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軫，痛也。鞠，窮也。愍，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刓，削也。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圜，其常度法度尚未廢也。以言信人刓己本常之道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也。言易初本由，法度變也）。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言上明其所畫，念其繩墨，法前人之法也。○索隱曰：畫計也）。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性敦厚，心志正直，大人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王逸曰：大匠，君子也。言無巧匠，則人不能知其所作；君子不察，則人不能知其美也）。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墨也。幽處，幽冥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瞍奏公。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睇，視也。瞽，盲者也。○正義曰：睇，田帝反。睨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下音戶）。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王逸曰：笯，籠落也。○正義曰：笯音奴。鳳凰，靈鳥也）。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王逸曰：糅，雜也）。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臧，善也。言楚人莫照我之善意也。○索隱：正義曰：臧，音藏）。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放棄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廝賤之人也）。

○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曰俊，萬人曰桀。固是庸人之態，若耳。文質疏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奧。索隱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牾，逢也。○索隱曰：牾，吾故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莫知其何故。楚詞作「吾」）。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正義曰：北次，北行也）。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大故，死亡也。○索隱曰：楚詞云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謂死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索隱曰：汨音骨。出豫章艾縣，西入湘水也。○正義曰：汨水源出岳州昌江縣東，流入湘水也）。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作「余何畏懼」）。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類，法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法）。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正義曰：地理志云長沙有羅縣，汨水出焉）。

時。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曾平以姝差鄉三家皆無音是鄉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周勃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索隱曰為傅是吳芮之玄孫差也長沙王廢也湘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宅及賈誼坐石床在也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音宅革反韋昭曰謫也索隱曰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

共承嘉惠兮，索隱曰嘉惠恩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詣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索隱曰竄音七亂反鴟梟翱翔。索隱曰鴟音尺之反梟音古堯反翱翔喻小人用事也闒茸尊顯兮，索隱曰闒音吐盍反茸音而隴反應劭云闒茸不才之人不肖也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逆曳謂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謂賢不肖顛倒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盜跖蹻伯夷也莫邪為頓兮，索隱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漢書音義曰莫邪吳人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鉛刀為銛。索隱曰銛利也漢書音義曰銛音纖

其始[illegible]戚也

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

[illegible]曰嚜嚜不自得[illegible]也[illegible]

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

[illegible]大瓠也[illegible]音[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康瓠[illegible]音五列反李奇云康謂[illegible]

騰駕罷牛兮驂蹇驢

正義[illegible]罷音皮[illegible]

驥垂兩耳兮服鹽車

[illegible]不能上[illegible]坂[illegible]負[illegible]下車哭之也[illegible]

章甫薦屨兮

[illegible]

漸不可久

[illegible]

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illegible]

訊曰

[illegible]李奇曰[illegible]訊[illegible]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

[illegible]

鳳漂漂其高遰兮

索隱[illegible]遰音[illegible]

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

[illegible]

沕

[illegible]

深潛以自珍

[illegible]

彌融爚以隱處兮

[illegible]

夫豈從蟻與蛭螾

[illegible]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正義曰[illegible]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illegible]

亦夫子之辜也

[illegible]

歷九州而相君兮

[illegible]

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

索隱曰[illegible]

且細德之險微兮

[illegible]

搖增翮

[illegible]

逝而去之

[illegible]

彼尋常之汙瀆兮

[illegible]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

[illegible]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illegible]

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

[illegible]異物志[illegible]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illegible]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索隱曰[illegible]

其辭曰單閼之歲兮

徐廣曰歲在丁卯[illegible]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

徐廣曰[illegible]施一作斜[illegible]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筴言其度

索隱曰漢書作讖[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羨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正義菑音灾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曰臆音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反變蛻也或曰嬗相連反。索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蕭林云嬗音蟬其相傳也之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閒音密又音昧沕穆深微貌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沕音勿禍兮福所倚正義曰倚於綺反也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旤案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相因遞來猶如倚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

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索隱曰李斯具五刑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靡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大陽縣又書云傅氏千里河西岸穴坂下傾得說是說所隱身處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索隱曰福禍相與為數要如糾纆集解相附會也贊曰糾絞也纆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纆繳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又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方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乃鶡冠子文也按作水激則旱而遠氏書說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則疾則遠中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而飛本以發人或為角氣今選有物觸之則激然更疾而遠捕人或門為致福也無禍也伏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

大鈞播物如轉請曰鈞槃猶轉也播義同寒喜志亦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家品物量形者也索隱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旋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坱軋無垠索隱曰坱軋無垠不謂有限也。正義曰坱烏朗反軋於黠反言天地無垠限也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與音預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此莊子文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氣之聚也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索隱曰控引也摶音團控摶玩弄之意也。索隱曰摶又音專或云控摶者人言此生不足玩惜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莊子云化為異物引物不與也相異則以為貴賤之也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云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索隱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兮索隱曰言夸者好權勢不惜死也。正義曰夸於花反品庶馮生索隱曰孟康云馮依也言貪生也今此亦作每生每貪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索隱曰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於貧賤也西東言或趨東西也漢書亦作怵迫云怵恐也諸侯自私於家國。索隱怵在閔

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張揖云德無不包容弘曠故名大人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徐廣曰攌音胡管反○索隱曰說文云攌大木柵也漢書作僒音渠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張晏云盡於理德美之極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東或西情好惡積之心意也○正義曰言迷惑或抱好惡積之心意音億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李奇曰恬漠生不知悅死不知惡以人之大小言之○正義曰春秋精氣曰真人真身不以欲累其天年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索隱曰喪其形聖賢知而不恃自喪者也○正義曰喪其身若死灰而心若槁木也自喪其名也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坘張晏曰坻水中小渚也○索隱曰漢書作坻音遲周易坎九二有險

止則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出莊子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鄒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浮言人但養空虛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韋昭曰蔕音帶介音介刺鯁也言細故不足以介意○索隱曰蔕芥漢書作介張揖云蔕芥刺鯁也如蔕芥之在心也○正義曰此云何足以疑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也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如淳曰漢儀注祭天地五畤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曰釐○索隱應劭云釐祭餘肉也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索隱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

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正義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徐廣曰一本作喪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
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
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
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彼書遂
令不與史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
曰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而賣貴也○
索隱曰王劭賣音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
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
爲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
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
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
人也而子字之乃更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
於趙。索隱曰質音致今亦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
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曰孽孫
之孽孫衆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適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
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爲進用宜按小顏讀爲賮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
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
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曰
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定國立君
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
城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
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
盛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

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
萬歲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曰請聞其說不韋
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
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中引領西望欲一得歸
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
曰諾入說王后爲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
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
隱曰既解不韋之言故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
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
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
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長子子傒也索隱曰長爲太子及諸子旦暮在
前者爭爲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冀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冀又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
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次太子異人之兄見幸也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
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
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
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
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
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
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

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為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索隱曰閒音閑從音七恭反】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生子【○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

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今稱諸本無生字也】，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其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相國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帝更名河南郡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愼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城剖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 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 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 正義曰上音輔腐罪宮刑肉敗也 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 正義曰雍故城在岐州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 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 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 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 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 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索隱曰在

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 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 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帝皇后二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二百六十餘年也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 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始皇○索隱曰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亦多作窶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窶藪家之子也 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棫陽宮地理志雍縣有棫陽宮秦昭王所起也 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并沒其官人口則遷之蜀也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徐廣曰入南宮 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徐廣曰十二年○索隱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 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 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

皇帝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爲帝太后從謚謂列王時之行也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正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按文信侯若乃即是呂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言嫪毐得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曰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畤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子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謗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声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遂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也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後與其名直天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劫桓此年推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背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曰管子進曰君何求何言桓公卒不能去管仲進為言之也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則壓近齊人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也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有內篡殺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是世家作知光自有他志也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 次曰夷眛，索隱曰眛音莫葛反公羊作夷末 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索隱曰灊音潛二子皆僚之弟也 左傳依掩餘為稱掩蓋義同為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灊縣天柱山在南杜預注左傳注云灊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灊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 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因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要僚可殺言其必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懷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託遂強解是無如我何援言我無若是罰專諸以光為託說是義非允恆于斯之後將外生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休穴○索隱曰一作 之十二年是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准皆夏四月公子光殺吳王僚其子又與兵系家皆稱天子命有以不知其所出故下云伏甲士於窟室扶刺貿彌覺為窟也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音披○索隱曰劉逵注吳都賦云鈹兩刃小刀 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羊為詐 字左書曰光詳足疾此文詳即偽也或讀為音陽非也出注詳為美言耶 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音之夜反 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 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七 一年豫讓依舊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 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范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 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

之後苑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
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
襄子最怨智伯 索隱曰謂初以酒灌[illegible]智伯[illegible]不設者三[illegible]
其頭以為飲器 索隱曰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illegible]
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illegible]所以盛酒[illegible]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若以[illegible]呂氏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智伯頭為[illegible]每宴會設之示恨深也○[illegible] 豫讓遁逃
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
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
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
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去之 索隱曰[illegible]音[illegible]律反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 [illegible]
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為賴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戰國策亦作厲
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 吞炭為啞 [illegible]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
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
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
顧不易邪 索隱曰顧猶反也[illegible]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何乃殘身
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
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
耳 索隱曰[illegible] 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
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 索隱曰[illegible]不可求[illegible]
而君臣之義近[illegible]求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
之橋下 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也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
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
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
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
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
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
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
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
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
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
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
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
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索隱曰戰
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 曰吾可
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

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曰不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大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狹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而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仇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觴。索隱曰案戰國策作暢近爲得也。正義曰數色角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毳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音賴麤米也糲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大婦爲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遇夫人蓋謂爲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近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

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索隱曰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六生得言謂人多往殺俠累後而被生擒而事泄不兩俱進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

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曰戰國策讎與周一同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曰政直入上階刺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蒲卜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縣購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徐廣曰一作嫈○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

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問書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人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索隱曰察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舉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

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上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蹤字劉氏以為從坐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剄也按重讀愛惜也本為聶政子服虔說愛惜其身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跡也北姊妾云為己隱漢文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濡潤則能含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如字謂不惜暴骸之禍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

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徐廣曰[illegible]至荊軻百七十年耳○索隱曰[illegible]二百餘年[illegible]要二十三年至[illegible]二百[illegible]十年[illegible]三百四十年

荊軻者衛人也索隱曰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荊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耳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亦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索隱曰[illegible]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illegible]懷州河內縣

軻嘗游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盍反。蓋姓，聶名也。）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現也。）

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王義音子廉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易州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索隱曰：批音白結反。○[illegible]）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illegible]）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illegible]）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

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拂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正義燕丹子云田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俛音俯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

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曰闚音窺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丹子荊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千里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

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

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胸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徐廣曰捥一作腕○索隱曰搤音烏革反捥音烏亂反字當作擎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捥也曰此臣之日

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索隱曰焠染也音忿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鍔人血出足以沾濡縷使立死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

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索隱曰徵知雅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

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殿則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子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正義曰提徒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邵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太子云荊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荊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索隱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illegible]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illegible]

刊蹝名屬鉅鹿者據也州志石加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趙州平棘縣北二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主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以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一云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卜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隱曰講謂論習之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子曰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卽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廄門木烏生肉足也大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音角較然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彰弟哭市　報主塗廁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後二代至昭侯徙州來六國時屬楚是也故曰楚上蔡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謂為郡小吏劉氏云掌鄉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方爭之時有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須得時不可怠慢也劉氏云游說者當主其事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戰國時游說之士今爭彊之時游說事成則時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言禽鹿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云人而不學如禽獸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強行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求利自託於無為若非此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其幾者言小人不能見幾而作失其時也劉氏云胥相也謂相時之會動之微也關東六國亦謂此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有瑕釁可乘而遂忍之以成大功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索隱曰言易也若炊婦埽除竈上不足為難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仲山西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欲疲秦人令無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索隱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

李斯傳

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宛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為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文云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illegible]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illegible]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illegible]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案史[illegible]張儀為相請伐[illegible]下兵三川[illegible]二州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illegible]欲須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三者以[illegible]相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illegible]功故云[illegible]請伐[illegible]故也北收上郡正義曰[illegible]南取漢中正義曰[illegible]包九夷索隱曰九夷[illegible]攻楚[illegible]地六百里[illegible]制鄢郢索隱曰[illegible]故楚都[illegible]又宜城[illegible]故郢都也○正義曰[illegible]東據成皋之險正義曰[illegible]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一作葉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illegible]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illegible]有隨和之寶正義曰[illegible]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illegible]乘纖離之馬[illegible]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illegible]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illegible]

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illegible]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索隱曰[illegible]傅璣之珥[illegible]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illegible]阿縞之衣錦繡之飾索隱曰[illegible]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illegible]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illegible]鄭衛桑

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字一作韶字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藉或為借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

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拂音弼重音持用反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紲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illegible]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illegible]今不同今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

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illegible]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illegible]餘子莫從[illegible]

[illegible]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illegible]臺在邢州平鄉東北[illegible]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徐廣曰[illegible]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車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

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illegible]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illegible]故顧小而

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

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名謂水洋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

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為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何能為逆亂之謀故云安足為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

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史記正義曰矺音宅。○索隱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作棌。○索隱曰[illegible]名[illegible]曰采木名，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咨，糲音[illegible]，又粢者稷也，[illegible]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溜。啜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illegible]，一作[illegible]，推也。○索隱曰[illegible]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illegible]別為九河之堤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illegible]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

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故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苦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

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扞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扞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韓子云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

[illegible]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illegible]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illegible]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是也[illegible]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索隱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illegible]泰山

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illegible]）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illegible]）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索隱曰拂音扶弗反磨音[illegible]言拂世磨俗[illegible]）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illegible]）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

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illegible]）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illegible]）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illegible]）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為少以我為固陋也 [illegible]）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illegible]）過三川城守不肯擊（[illegible]）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 索隱觳抵即角抵 [illegible]）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 [illegible]）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

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

主得意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

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illegible]）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在遼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

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琅邪郡也）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

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俞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俞一作喻俞即喻也音臾謂知太子賢而喻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倚山川谷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

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宮御史姓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

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illegible]）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

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索隱 [illegible]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五謂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若必先言行此言蒙恬引之以成王參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諫亦何以言乃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 [illegible]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愆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陳餘具茂執仰楚漢位將齊韓俱俊從沛之公成亨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宋傳選代之基長沙啟曰令終趙王亦謂之貴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呂貫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索隱曰[illegible]）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父客為請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徐廣曰苦陘今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陘音刑屬中山○正義曰音形漢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謂監門也張耳陳餘為門者以令里中自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索隱曰解謂離散也言天下諸侯見陳王自立皆解散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鄭玄云白馬之津）

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北諸縣說之秦
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
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
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
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
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各報其
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
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
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
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
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
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
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徐廣曰倳音胾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以物
插地皆為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
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
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
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
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
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
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
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
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
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
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
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
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
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
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
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
軍入關至戲卻正義曰戲音羲在驪山戲地名卻退也又聞諸將為
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
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
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戛一曰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

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幾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
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
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
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
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
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
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
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
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
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
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
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
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取薪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吾為公說燕
【[illegible]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
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
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

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蘂反】此亦各欲南
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己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
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
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illegible]】滅燕
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
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曰[illegible]】秦
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
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
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
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
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
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
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
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羇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乾反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於斬反音尹）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言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嘗猶試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故云重猶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語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索隱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雅訓素云雅故也言游從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

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說下音式銳反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恐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天官書云齊有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漢王之二年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泜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晉灼曰蘇林音祗晉灼即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括地志云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

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索隱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十餘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下有人字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皃。索隱服虔音鉏閑反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晉灼曰齧指出血以表至誠為約誓也小顏云齧指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荀悅漢紀云汙苑也晉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要之置廁集解韋昭曰置人於壁中以伺高祖也。正義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云置廁謂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以側吏反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

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illegible]）與王詣長安。（[illegible]）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illegible]）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illegible]）中大夫泄公曰：（[illegible]）「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illegible]）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illegible]）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故，封為宣平侯。（[illegible]）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illegible]）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illegible]）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illegible]）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illegible]）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illegible]）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illegible]）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

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今本作勢利交漢書亦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忘年羈旅
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末成釁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御今寧陵縣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況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辭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括地志云臨濟故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illegible]索隱曰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illegible]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也為西魏王[illegible]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illegible]朝邑[illegible]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

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illegible]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曰蕭縣令楚稱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曰音復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音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二十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

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巳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信又先封故齊舊地也）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彭已執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蒙曰入于漢嘉是也○索隱蘇林云縣名今為臨邛撲說為是）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鄭縣屬京兆○正義曰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遺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豹地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喋韓傳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跡喋猶蹀也蹀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菹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及見刑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二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亦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皆偃姓改為蓼也）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俳謂戲共以俳優戲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古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貨）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索隱曰曹偶猶等輩也偶類也曹輩之類）

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閶門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劉氏云間音閑間道私也今以為間音紀莧反間道即微道也猶若閒隙然）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漢書作楚軍前鋒為諸將冠）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上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索隱曰漢書音義曰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

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并郡云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足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

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入九百里乃得羽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解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音皮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步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相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索隱曰搆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

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謂高帝輕視之而謂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伺）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擊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

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皋又立庾亦云敖庾也故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恒譚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棋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索隱曰罫音烏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楚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

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走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恋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蘄之鄉名漢書作壼甀缶音保非也○正義曰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甀音遂瑞反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鄒氏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駰案晉灼曰芮之孫回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浮然也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鄱[illegible]縣之鄉也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曷反疾也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媢音冒媢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媢婦則媢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賁赫與其姬有亂故至滅國於以不得言妬媢是媢也一云男妬曰媢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毋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爲羽疑　歸受漢杖
賁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作新昌亭長者亭之吏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 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 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若言王子若孫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胯亦作跨跨下即胯下也何以須要作胯下 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正義俛音俯伏蒲北反 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 徐廣曰戲一作麾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 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

淮陰傳

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索隱曰無所事信又顧胤曰事猶業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禁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吒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凶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也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兵無人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索隱曰案秋豪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毛氣落更於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按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illegible]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漢兵敗散而退卻）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illegible]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

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蒲關是也）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疑兵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按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缻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定魏為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是也）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淮陰傳

閼與（徐廣曰音余駰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焉又音烏与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兼反○正義曰閼与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于陘山之隧外于三道之隧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illegible]音[illegible]戰北案[illegible]喋血乃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

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也）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閒道小路向前望趙軍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箄文穎云萆蔽者也從艸卑聲也）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徐廣曰音飧○索隱曰小飯曰飧謂立駐傳飧待破趙乃大食也服虔曰立駐傳飧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飧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破之處也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所築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索隱曰如淳云效致也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高邑今高邑是也）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正義曰……）

同州龍門河發夏陽度者 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褕衣甘食 索隱曰褕鄒氏音揄[illegible]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illegible]甘食一日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褕衣偷食 傾耳以待命者 [illegible]故也 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獘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竟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 [illegible]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 [illegible] 謂以酒食饗兵士也[illegible] 此豈亦謂以酒食[illegible] 日若音[illegible]向也 [illegible]北首燕路 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illegible] 暴其所長於燕 [illegible]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 [illegible] 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illegible]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 [illegible] 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 [illegible]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為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illegible]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

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
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
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
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illegible]
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illegible]
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
且龍且水東軍散走[illegible]
曰城陽[illegible]

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
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illegible]漢王大怒
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
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
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
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
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illegible]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
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

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
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
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
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illegible]項王憐
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
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
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
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
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illegible]

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
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
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
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
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
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
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
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
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
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

符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成皋傷胷也臣瓚曰謂管射傷）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

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

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漢書音義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閒名罌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鮐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儋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儋為罌之鉛音鉛〕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音適〕；騏驥之跼躅〔一作蹢索隱曰躅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漢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

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眜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索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括地志云中廬故城在襄州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眜，聞其在楚，詔楚捕眜。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眜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眜計事。眜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眜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憚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

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飧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illegible]
僞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誤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illegible]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錄以為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南草生也漢書朝猶不尊子偏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錯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官同聲轉為申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鄉音向起強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illegible]曰其氣鋒銳欲東此○正義曰跂音企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為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

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披），匈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云莫北反）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北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曰閼氏音燕支，又音焉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illegible]兵杖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illegible]），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索隱曰柴奇也。○索隱曰漢書云柴武[illegible]），[illegible]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illegible]）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illegible]）；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正義曰[illegible]）。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illegible]）

（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也）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穨當為弓高侯，（[illegible]）嬰為襄城侯。（[illegible]）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illegible]）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illegible]）穨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illegible]）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illegible]）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illegible]）拜為龍額侯，續說後。（[illegible]）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illegible]）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illegible]）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illegible]）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群臣觖望。（[illegible]）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乃立虜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

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illegible]），連兵勿決。漢十一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為九）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正義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朐，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豨已貴之下用富貴乃卑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明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

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
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
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 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
破豨將張春于聊城 正義曰博州聊城縣 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
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
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
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
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
恒為代王 徐廣曰十一年正月 都中都 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 代
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正義曰蔚州也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
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
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
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
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
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穎川歸國　龍頷有功
盧綰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

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隨及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螫南北有之隴岌二只頂腹皆一適說文云蝮博三寸首大如擘字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士身非手足戚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齧齒○索隱曰齮音蟻齕音紇齮側齒齧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也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乃
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
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二年正月。○正義曰：平原，今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
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
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醳齊而歸，擊
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
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
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
[illegible]
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illegible]
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
使至，乃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
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
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illegible]
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
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
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
橫之軍於嬴下。[illegible] 田橫

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
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illegible] 韓信
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
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illegible]
[illegible] 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
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使使赦田橫罪
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
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illegible]
[illegible]
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
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
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
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illegible] 未至三十
里，至尸鄉廄置，[illegible] 橫謝使者曰：「人
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
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
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
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

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illegible]薤露蒿里竝喪歌也出田橫門人[illegible]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illegible]薤露送王公貴人[illegible]世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illegible]）蒯通者善為長短說（[illegible]）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illegible]）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illegible]）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殉國　立市相榮　楚封王假　齊破酈生　兄弟更王　海島傳聲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快)沛人也(正義曰徐州縣)以屠狗為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索隱曰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𡰱戰碭東(索隱曰秦司馬)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illegible])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illegible])從常從攻城陽(索隱曰[illegible])先登下戶牖(正義曰[illegible])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索隱曰[illegible])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illegible])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illegible])河閒守軍於杠里(正義曰[illegible])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正義曰[illegible])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正義曰[illegible])

[illegible]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正義曰[illegible])從攻長社轘轅[illegible]東攻[illegible]破南陽[illegible]十人賜重封(正義曰[illegible])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索隱曰[illegible])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illegible])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徐廣曰[illegible])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史家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解紀賣反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謂貴也小或作幾。正義曰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也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illegible]

谷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也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汶州曲水縣西南曾經孫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雍音於拱反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斄音胎。索隱曰斄即扶風雍縣斄音台即右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斄城是也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義曰壤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岐州縣也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北灌渭以水灌廢丘在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若然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

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併其所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混其文故因其甚獨發在也至櫟陽正義曰雍州縣也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音[illegible]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illegible]小顏以為攻項籍者[illegible]在河南[illegible]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朐[illegible]其時項羽未渡河北[illegible]縣東北五十。正義曰煮棗故城在[illegible]州[illegible]東北五十里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鄒魯即兗州曲阜縣瑕丘在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滎陽東北五里也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宋州太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也項籍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宋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先蕊反又山寡反[illegible]瓚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葭人地理志云葭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葭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內也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豨音許豈反徐廣曰曼一作縵字戰襄國正義曰邢州城也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也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

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綦音其，毋音無，卬一作卯）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薊州漁陽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參音欲盖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解福（正義曰解音蟹，人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至也一云抵猶相抵之也）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

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索隱曰婘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洺州曲周縣西南十五里）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高陽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雍州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在二世三年二月發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將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見異也○正義曰徐說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卒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號廣野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

（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長社按紀傳此敘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家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也）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寧州）上郡（正義曰鄜州）破雍將軍焉氏（音支。索隱曰烏音於[illegible]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正義曰縣乃在涇州安定縣之東四十里也。）周類軍栒邑（索隱曰地理志栒邑屬右扶風栒音荀[illegible]）蘇駔軍於泥陽（[illegible]）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眜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曰易州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正義曰涿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媯州）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

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駰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鄭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拒小顏以為壁壘之拒也李奇以為前鋒堅陳若垣牆然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鄭氏本作兄況音兄）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索隱曰紿欺也詐也音殆）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俞音舒索隱曰俞音輸縣名又音揄在河東也）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皇后母號平原君景帝[illegible]）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謚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謚）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為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鄒氏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言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子絹反使反漢日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監然任嘗為之故榮此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案說文曰云匱匣也謂得其新官相印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也駰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廿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以兵車趣

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蹳音撥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故將之故嬰還樹走也面向樹止遮劫云古者皆立乘嬰抱小兒壁各置一面雍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樹者大人以自古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嶔以爽晉好官司今聞無其言或當時右此說其旗服之說吉陳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縣名也漢書作所楚其縣復常奉

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茲氏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云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

樊酈滕灌傳

縣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
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
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
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
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
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
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illegible]
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
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正義曰今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
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
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
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
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力戰之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
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
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猶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
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

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
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
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illegible]
食杜[illegible]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
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illegible]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
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illegible]
也[illegible]臣李必[illegible]漢王欲拜
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illegible]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
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
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illegible]擊破柘公王武軍
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索隱[illegible]正義曰柘屬淮陽國[illegible]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胡國名[illegible]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illegible]
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旋於高密索隱曰留將令旋公族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

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一取又音趨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漢書音義曰在廣陵以禦敵○正義曰羽從六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之也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正義曰郯音談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正義曰南平陽縣城在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一里按鄒縣去徐州縣界四十餘里者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正義曰苦音戶譙音焦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曰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

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縣即今和州歷陽縣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此長即郡長之長也卿令也○索隱曰以為姓長下故得吳守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城下而得吳郡守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

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索隱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索隱服虔曰音沙劉氏音千列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將一軍之將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今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安國安平並定州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

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肥銖○索隱曰…]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illegible]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illegible]

索隱述贊曰

舞陽鼓刀 [illegible]

攻城野戰 [illegible]

酈況寅交 [illegible]

弈葉繁衍 [illegible]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 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 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頃質椹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

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 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索隱曰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 周苛為客。張晏曰為賓客不掌官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 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

年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坐反死國除 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 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也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

幾廢（索隱曰幾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
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
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 瓚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
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
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
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
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
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
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illegible]
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

羣臣素所敬憚乃可[illegible]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illegible]
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illegible]乃
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illegible]公
（[illegible]）
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illegible]
極知其左遷（[illegible]）
（[illegible]）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illegible]行久
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illegible]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illegible]為御史大夫（徐廣曰[illegible]）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illegible]功封
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
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
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illegible]高后怒而罵
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
昌因謝病不朝見三[illegible]
（[illegible]）
後五歲（[illegible]）

[illegible]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元年因除）以廣阿侯
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illegible]）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
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
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illegible]）
（[illegible]）
以平陽侯曹窋為御

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 文穎曰緒序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 正義曰姚察云[illegible]是秦人所用[illegible]以火[illegible]水勝火[illegible]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比定律令 [illegible]之法令其樂官依長有[illegible]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illegible]皆有尺寸[illegible] 為曰若所及之時 實度曰晉灼讀為得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 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 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

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 徐廣曰一作頻 索隱曰漢書云[illegible] 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類代侯則頻即類與漢書略同也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 漢書云長八尺 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 [illegible]材力 [illegible] 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illegible]音其月反漢令曰[illegible]張士 百人也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 [illegible] 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 徐廣曰後二年八月 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 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
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
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
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

史記卷九十六

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
也如淳曰堧音畏偄之偄 索隱曰堧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
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
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
（索隱曰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
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
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子侯臾代六歲

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
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祖功臣陶舍之
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
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平棘侯薛歐之孫平[illegible]）
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
父夷吾[illegible]太傅[illegible]）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illegible]）
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
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史記卷九十六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illegible]
（[illegible]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illegible]任敖以
舊德用（[illegible]）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
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illegible]
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illegible]
卒而有韋丞相代[illegible]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
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
玄成相工曰此子貴[illegible]
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

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illegible]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侍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illegible]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

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illegible]

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illegible]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illegible]

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illegible]

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illegible]

左右而縣官坐其旁[illegible]

[illegible]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

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

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illegible]

徵甚一（徐廣曰一作微）然參至[illegible]

丞相次也其[illegible]

[illegible]所能 或乃陰私相[illegible]

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illegible]

守之數年不得居君將之[illegible]

余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illegible]

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illegible]太史公其[illegible]）

索隱述贊曰[illegible]

孫臣始欲[illegible]蒼亦尚行[illegible]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illegible]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食音異其音基也）陳留高陽人也（[illegible]）

（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圉縣[illegible]）

（[illegible]高陽鄉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魄無以為衣食業[illegible]

（[illegible]）為里監門吏[illegible]

然縣中賢豪不敢役[illegible]

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illegible]

握齪好苛禮[illegible]

（[illegible]）

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

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市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市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

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

（曰為于偽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

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

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 索隱曰按樂彥云遂洗曰倨 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 正義曰攝猶斂著也 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 一作烏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而八出凡五達也 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 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正義曰言於其與陳留縣令相善 請得使之令下 正義下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 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

而民人以食為天 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適文云罰罪云云即謫罰戍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 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是反郤自奪其便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索隱曰案謂女工也漢書作紅音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 塞成皋之險 正義曰即汜水縣山 杜大行之道 正義曰在河內野王北 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蒲州蜚狐在代郡西南 正義曰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

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方船謂並船也方船載粟而下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音刓項羽吝於爵賞印刓弊猶不能授索隱曰刓五官反。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刓音五官反漢書作玩謂玩弄印也言項羽吝嗇無主伯攻

史記卷九十七　四

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發音伐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也以豹在河北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

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表高梁在河間索隱漢書作武遂陽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漢書表云更食武陽子遂嗣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陸氏譜云陸賈陸之後也陸通之孫陸閎之後陸賈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王故曰尉他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索隱曰魋音椎今士兵頭髻也結音計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在真定索隱真定地也本名東垣後名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曰衡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抗也衡車上衡也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

史記卷九十七　五

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蹶音[illegible]蹶然驚起貌[illegible]）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illegible]）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索隱音詎蘇林曰渠音遽小顏以爲何遽猶何[illegible]而不如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illegible]之寶也橐裝也索隱曰橐音託[illegible]以爲明月珠之屬說文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索隱謂以寶物裝囊以入囊橐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秦祖與趙同出非子其後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城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正義曰好畤縣屬扶風）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一作公）汝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非下過字音光朋友）數見不鮮（索隱曰音[illegible]數見謂時時見汝也不鮮[illegible]令鮮美）

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久慁公爲也索隱曰慁汚辱○服虔曰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煩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索隱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後漸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朱建言而聽梁父侯計反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即此篇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無錢故未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周恤吉凶恐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謂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索隱曰稅音始銳反稅當爲襚○索隱曰案說文云稅贈終服也稅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及衆誅諸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方言辟陽侯與諸呂初知合切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

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

以妾言妾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冠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佗慴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從攻安陽正義曰按括地志[illegible]云已氏有安陽城附故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曰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爵號耳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illegible]索隱曰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illegible]

[illegible]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illegible]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illegible]益食邑屬淮陰[illegible]相國參殘博索隱曰[illegible]太山博縣也[illegible]云為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illegible]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illegible]

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朐[illegible]攻濟陽(索隱曰…州縣也)[illegible]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illegible]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illegible]司馬二人[illegible]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illegible]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illegible]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曰邢姓說名)菑南(徐廣曰今考城○索隱曰菑音災今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非賁郝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郯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曰今繒城在沂州承縣郯縣屬沂州)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並在沛蘄音機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諡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也謂使人過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緤音薛蒯音苦鄉名案三倉云蒯鄉在城父縣音…漢書作蒯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新非也蘇林音朱喘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壽壞反楚

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與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即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池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諡為貞侯正義曰諡為尊侯一作宇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孝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鄲○索隱曰鄲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无高字人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扼腕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牲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上仙反鮮衣美服也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曰邰音胎雍州武功縣[illegible]故邰城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嫄國堯見天因邰而封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因封邰也 積德累善[illegible]。[illegible]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illegible] 正義曰呂望伯夷[illegible] 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illegible]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illegible] 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illegible]帝王世紀云武王[illegible] 故洛陽城在洛州[illegible]此即營洛陽城也[illegible] 尚書曰成周既成[illegible] 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illegible]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illegible] 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illegible] 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illegible]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illegible] 今陛下起豐沛，[illegible] 秦，與項羽戰滎陽，[illegible]

[illegible]未絕，傷[illegible]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張晏曰肮喉嚨也○索隱曰肮音胡浪反又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肮頸 拊其背，[illegible]所拊[illegible]也 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

中索隱曰案謂下曰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
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歲之始以其首謀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
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
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也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
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索隱曰韋昭曰夸矜大也今臣往徒
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漬瘦也漢書作胔音漬肉也恐非此必欲見
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
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illegible]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
[illegible]音才敘反[illegible]曰沮止也械繫敬廣武[illegible]
句注山南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
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
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
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
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
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
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
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

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
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
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
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
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illegible]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illegible]
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illegible]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illegible]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illegible]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
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彊族一
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
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
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illegible]諸田[illegible]昭屈景三[illegible]懷尚多[illegible]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
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
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
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
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
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
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注並云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
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正義曰幾音機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
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
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

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猾
云大猾猶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張晏曰搴拔也[illegible]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曰搴音起虔反[illegible]方取物為搴許慎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illegible]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踵齊稷下之風流也[illegible]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
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

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
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
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
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
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

劉敬叔孫通傳

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
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蕞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
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
臣習肄索隱曰肄音以二反肄亦習也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
臣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
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
傳言趨索隱曰[illegible]小顏云傳聲教入殿者皆疾行也[illegible]殿下郎中俠陛陛數

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illegible]
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illegible]
臚句○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臚[illegible]韋昭云大行[illegible]
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illegible]漢依此以爲臚傳以次[illegible]
語下爲臚音[illegible]
問句九注云[illegible]於是皇帝[illegible]
○索隱曰案輿服志云[illegible]
秦始去其[illegible]
蹕勢則左右侍[illegible]
警是也[illegible]
引諸侯王以下[illegible]以次奉賀
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illegible]
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illegible]
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illegible]
君臣百拜終日[illegible]
宴不爲亂也[illegible]
諸侍坐殿上皆伏[illegible]以尊卑次

次起上壽觴九行[illegible]
輒引去竟朝置酒[illegible]
今日知爲皇帝之貴[illegible]
斤叔孫通因進曰[illegible]
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illegible]
賜諸生諸生迺皆[illegible]
務漢九年高帝徙[illegible]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illegible]
驪姬之故廢太子[illegible]
秦以不[illegible]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illegible]
苦食啖徐廣曰[illegible]
共度[illegible]
文[illegible]
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illegible]以天下
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illegible]
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illegible]
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illegible]
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illegible]叔孫生爲太常所論箸也

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illegible]及閒
往數蹕煩人索隱曰[illegible]迺作復道方築武庫南[illegible]叔
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illegible]游
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
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illegible]三輔黃圖高廟在[illegible]游於高廟[illegible]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illegible]
生曰人主無過舉[illegible]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illegible]
日出游之[illegible]

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櫻桃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
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索隱曰詘音屈道固
委蛇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厦藉衆幹　裘非一狐　委輅獻說
釋紈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爲近也言其名甹其義難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爲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之說是也案廣柳車名然則柳爲車上覆[illegible]此云柳聚也諸色所聚也○鄭玄注周禮云[illegible]是長車鄭[illegible]故後人通謂車爲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illegible]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illegible]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illegible]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illegible]

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以其所有車……諸託金錢以自鬻……

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

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

季布欒布傳

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至將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
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
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
徐廣曰屨一作履。一本作屨。[illegible]
軍搴旗者數矣[illegible]
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illegible]

[illegible]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
無復之耳[illegible]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
所處[illegible]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illegible]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亨非冤
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群盜徙
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
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兄噲保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
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illegible]袁盎進曰陛
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
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與共治在[illegible]主亡與亡
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illegible]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
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
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
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
絳侯望袁盎曰[illegible]
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illegible]
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
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
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
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illegible]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為人剛[illegible]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
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
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
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
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
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
非陛下口所嘗弗進[illegible]
以王者脩之過曾參[illegible]
陛下從代乘六傳[illegible]

[illegible]淵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illegible]三軍身死[illegible]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
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
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illegible]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
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illegible]
引大體慷慨宦者趙同[illegible]
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illegible]
諫[illegible]說盎曰[illegible]

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illegible]伏車前曰臣聞天下
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
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
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illegible]
[illegible]垂百金之子不騎[illegible]
[illegible]
而徼[illegible]今陛下騁六[illegible]
驚[illegible]陛下縱自[illegible]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
[illegible]袁盎引卻慎夫人坐[illegible]
[illegible]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
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illegible]陛下幸之即
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
乎[illegible]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
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illegible]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
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

袁盎鼂錯傳

王書聞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毋苛
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
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
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
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
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
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
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
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
隊率積功至淮陽守[illegible]
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
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
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
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
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
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
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
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
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illegible]史）
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

袁盎鼂錯傳

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illegible]閒所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
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
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
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
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
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
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袁盎為吳相時嘗有
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
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
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
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
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
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
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
親（文穎曰言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
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西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吾親也言自隱避我親不欲顯絕也）君

何爲乃以刀決張道 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也 音[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

以出也 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 [illegible]

日不欲令人見也 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 [illegible]

若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 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

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

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

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 如淳曰[illegible]

盎之徒或曰博戲之徒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

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

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 [illegible]

有父母爲解[illegible]爲辭也 [illegible]

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

徐廣曰常字一作詳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

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

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

盎言不宜立梁王之語塞於此後[illegible]

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

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

曹 如淳曰曹輩也 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

占 徐廣曰棓一作服 索隱曰宋文[illegible]曰棓音[illegible] 還梁刺[illegible]

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illegible]

鼂錯者潁川人也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illegible]

[illegible]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 [illegible]

故 [illegible] 錯爲人陗直刻深 [illegible]

[illegible]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 [illegible]

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illegible]

[illegible]

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illegible]

時上書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

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illegible]

中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

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 [illegible]

[illegible]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 [illegible]

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
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illegible]
壖反石縣音而緣反壖垣外垣也 內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
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
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
云言景帝曰諸侯或以罪或以過削之 [illegible]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
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晁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
別疏人骨肉人口議[illegible]多怨公者何也[illegible]
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
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
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
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晁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 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
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顏曰道由也 聞晁
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
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
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
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閒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也如淳曰得騁其才辯 時以變
易張晏曰謂景帝立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
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
[illegible]
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卻席翳賴　晁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徐廣曰韋昭此音赭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illegible]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illegible]括地志云[illegible]御州樓縣西二十里楚之鄉邑也及蘇秦[illegible]）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illegible]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illegible]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illegible]其志無甚高談論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illegible]漢書表曰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illegible]掌虎圈百官表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illegible]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illegible]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illegible]蘇林曰[illegible]○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illegible]）。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illegible]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徐廣曰斮一作錯○索隱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閒也○索隱曰斮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倚反絮音女居反）

案斮陳案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凡理細密山石為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驪山陵北山石為槨乃為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堅牢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說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曰橋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者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

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按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抔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音並通又音普迴反者坏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指言盜長陵及侵掘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啓

漢書作啓避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嘗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韤解正義曰上亡越反下閑買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韤索隱曰結音韤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

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摯性公直不能從俗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張晏曰此云孝著中郎也或曰以孝著聞○索隱曰謂爲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問何從爲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爲郎惜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率將（[illegible]）（集解晉灼曰百人爲率官師也○索隱曰案國語曰百人爲一隊又曰官師賈逵云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言昧死案楚漢春秋云馮唐曰主臣何言不稱主臣是驚怖之辭也又韋昭云主臣猶言主臣明主臣是驚怖之辭也）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朱下音乃何反）

殺北地都尉卬（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闑○索隱曰闑音其月反○正義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六韜云車一乘七十五人）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彀音構謂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索隱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其貴重也○索隱曰管子云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索隱曰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東故云東胡）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案戰國策云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爲反閒）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正義曰漢書作最）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爲私奉養也私養錢是也或云官所別給也）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推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僅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无常處以幕為府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爲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曰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漢縣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絜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illegible]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illegible]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音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illegible]譙音才笑反[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illegible]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illegible]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illegible]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illegible]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illegible]入子舍[illegible]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illegible]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illegible]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一作鄉 ○ 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 ○ 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illegible]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illegible]）上譴死矣甚惶恐（[illegible] 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足凡五）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illegible]）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illegible]）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illegible]）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

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illegible]）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慚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多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旦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慚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 ○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故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初都中都大陵）

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撐音衡謂車轄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為
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
病不行張晏曰恐以文帝謂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
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何音誰何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不責讓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
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
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
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索隱曰施易謂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
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
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
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
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
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
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

代桃侯舍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為丞相朝奏事如
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奏而已不別有所發明也自初官以至丞相終
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
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
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塞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馮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
疑索隱曰謂妄意疑不疑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
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
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入於朝廷○索隱曰至太中大夫與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之
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索隱
小顏云劉謂私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
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
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
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
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相如子望坐酎金免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也以

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深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為溺袴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常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說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寒也為性寒重不泄人言也其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或擀補衣衣溺袴故為下絜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絜清索隱曰謂心才常期不絜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清承期瘠常也言為不絜淨下溼故得以入其臥內也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敘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

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丘騶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隊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令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

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綴學老子不皆官恕人知其為吏亦不封立名節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讇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兵擊云微巧也周文處讇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此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生時問人上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讇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illegible]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illegible]
正義樂姓巨公名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illegible]
世人行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
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illegible]
趙王張敖自持案[illegible]
相趙午等數十人[illegible]
王如是臣等請為[illegible]
下臣等當蟲出[illegible]
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
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illegible]
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
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
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
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
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illegible]說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
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

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
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
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
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
數音朔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
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
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
敖之所在欲以[illegible]
距士卒罷敝匈奴[illegible]
卒罷敝不忍出言[illegible]

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illegible]
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
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
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
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
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
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
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
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illegible]怒
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漢中是榮……梁相以禮……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武功……也谷口蜀剗道近山……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遊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

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床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illegible]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illegible]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

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正義曰[illegible]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illegible]百石員十三人[illegible]以田仁爲丞相長史[illegible]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illegible]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illegible]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

書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illegible]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閒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或者反佯謂詐也不發兵不傅會太子者也不傅事何也索隱曰傅音附謂不附會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書明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鄚鄚縣名今屬河間○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當作鄚縣音莫今屬河間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帥故號舍長也○正義曰舍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正義曰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正義曰閒音閑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腑大腸胃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六脈在左右手上部者為寸中部者為關下部者為尺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特以診脈為名耳正義曰今濟州盧縣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敍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系家簡子云十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扁鵲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

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

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

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太倉令……長安城……上書詣闕下……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

[illegible]或四分五分[illegible]此大陽不備一經[illegible]病[illegible]其病得[illegible]見八分或五分六分[illegible]及

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當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illegible]

[illegible]至高骨[illegible]名曰尺澤故曰尺寸[illegible]界[illegible]出三分[illegible]寸[illegible]於天寸主[illegible]陽及於腰[illegible]下焦少陽至足[illegible]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illegible]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illegible]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逿心主[illegible]

[illegible]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illegible]令人不得前後溲[illegible]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illegible]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illegible]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illegible]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illegible]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illegible]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

濁（徐廣曰一作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未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索隱曰癉音丹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癉音丹脬膀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潃，（索隱曰潃音[illegible]）潃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濕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沈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在腎）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緊者數而行以繩者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音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謂調適其共養我不收當以言其人不療也）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云平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而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瘕劉氏音假○正義曰瘕音加又音假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合合然）合也，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村忽反）（本作來素問云夾言之主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邪合氣於脾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反）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手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陽明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illegible]）

作飭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嗌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迵風也迵風者飲食下嗌嗌音益嗌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毛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索隱曰瀺音士咸反○正義曰顏野王云手足濺身射灼音綽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名○正義命婦名也眾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脈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陰之動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阿一作河○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玄云○索隱曰案是王之嬭母也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旋音似宣反○正義曰旋猶疾也謂病即已止病得之飲酒大醉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曹偶四人計直千二百萬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齲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音浪蕩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乳者言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　正義曰殺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蟲　求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蹶音厥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正本反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音溺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壻也　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

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氾音凡）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索隱蟯音饒瘕音遐○正義曰人腹中短蟲）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宛音鬱又如字）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分尺寸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秦又作泰○索隱曰循音巡索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其尺索刺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秦非其義也又云一作泰泰漆音姿如蟒蔓益通也）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徐廣曰迵音洞）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

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芳煩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

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庾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俞音輸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閭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立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蹷臣意診脈以為痹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沓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沓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音也反作晉晉若置也言使人遲置其手足若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

陽疾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蹴一作蹋○正義曰上千六反下九六反蹋打也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番陽脈之名曰番陽者言番陽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一作絡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知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索隱曰齊文王

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久矣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庚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瓘○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貿一作質又作貿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公所無所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乃以語自尔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

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
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偶學臣意
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絡結脈來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
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式喻反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
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
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
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
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跡自隱而當刑緹縈通
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
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秘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虢嗣　尸蹷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
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
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
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小腸受之穀而傳入
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
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
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
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
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六丈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
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
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女子也心
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
微也其神九人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元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名帝王身之王也脾重
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
藏主藏榮脾禆也在胃下禆助胃氣主化穀其神五人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肺重三斤
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肺勃也言其氣勃鬱也其神八人故
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

二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廷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去滓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臍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以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

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橫也。胱，廣也。言其體短而橫廣也。又名胞。胞，鞄也。鞄，空也。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嚥物也。又謂之嗌，主地也。無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即廣腸之門，又名頭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

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頂上，今言至胸中者，蓋據其相接之處也。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皮頭上於面至口，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比擬者是在合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蹻四脈，都合二十八脈，凡長十六丈二尺。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天會者，之會也。諸經脈皆主於手太陰，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各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澀，知其死生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經上下，行無有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行六丈，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今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復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漏水下百刻亦畢，晝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肺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一旦

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也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與事大邪鑠復逆亂萌心取汗朝與豈可習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納晉有後不絕蔣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帝之分不方易秦之戚周司不後乎安得出其王國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李奇曰閒行從閒道有空隙也閒音閑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徐廣曰屬馮翊索隱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索隱會甀地名也在蘄西會音古外反又音綴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索隱曰塡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知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復有更生故說此言也以應說爲然如淳之說亦合事理也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愼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鄣。○索隱曰[illegible]後改曰故鄣。○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鄣城是也。即此。今宣州[illegible]豫章為衍字也。今湖州長城縣[illegible]及丹陽[illegible]有[illegible]宇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illegible]），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正義言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illegible]以其[illegible]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illegible]）。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illegible]太子名賢[illegible]），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illegible]又音[illegible]）。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illegible]反[illegible]）：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集解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才性反。孟康說是也。應劭所云亦是。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隨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先請不知何憑也[illegible]人為此狀[illegible]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富[illegible]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illegible]）。卒踐更，輒與平賈（[illegible]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索隱[illegible]漢律[illegible]三品[illegible]二千[illegible]月[illegible]一月[illegible]此[illegible]）。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illegible]）。如此者四十餘年（[illegible]），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

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謂若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次而私姦喪次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徐廣曰一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索隱曰…陽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索隱曰誂…）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舐糠及米謂削土地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適直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音九縛反說文云瞿遠視貌）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啟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

吳王濞列傳

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荊王劉賈所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子國除索隱案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

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正義曰詿音卦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若其民因王子

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或委王子定矣告越徐廣曰告東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眾索隱曰摶音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正義曰今古蕭關在原州平高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

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韋昭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

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謫策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曰令盎為太常使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illegible]漢書曰吳王敘子德侯為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

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言勸吳令除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illegible]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illegible]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illegible]不能久方今為

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illegible]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illegible]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illegible]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

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正義[illegible]城陽[illegible]漢文帝十二年[illegible]乃[illegible]兗州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

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illegible]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

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illegible]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illegible]陳留[illegible]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弟○正義顏師古曰[illegible]張尚[illegible]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illegible]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

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賂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索隱曰鏦音七江反謂以矛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祀曆盛其頭馳傳以聞名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也判傳○索隱曰張勃云吳人上濞疾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岑云武進縣巴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

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弓高侯穨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

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吳之王由父仲以王被省封郃陽侯省音所景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是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故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釁成提局　驕矜推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觀音館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illegible]詹音占 漢書百官表云詹事秦官也掌皇后太子家者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illegible]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請才性反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illegible]案謂宗室之內諸竇之宗室也 [illegible] 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illegible]嬰字王孫 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illegible]財取為用也 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illegible] 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抵低反。又音啼。提猶提撕也。提，挈也。○索隱曰：提音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毒也。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正義曰：兩宮，太后、太子宮也），則妻子毋類矣（索隱曰：言無遺類也）。」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徐廣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徐廣曰：沾，一作怗，又曰他頰反，又音他協反。○索隱曰：沾沾，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添也），多易（索隱曰：易音以豉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未貴，往來侍酒魏其（如今人相謂為丈人），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謂晚年也），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為法戒，皆孔子文書也。正義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郎蚡向以為名）。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景後一年即孝武即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索隱曰：推轂，言推薦之，如推車轂也）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依古今吉凶服制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

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集解：應劭曰：欲奪其權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illegible]

武安者，貌侵，[illegible]生貴甚。索隱：[illegible]又以為諸侯王多長，[illegible]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illegible]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illegible]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illegible]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旌旗之名。[illegible]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illegible]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illegible]夫以千人與父俱。[illegible]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illegible]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奮，發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漢書音義曰：麾，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

魏其武安侯傳

十五

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
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
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
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
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
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
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約不得謂飲酒其平也）
夫醉搏甫（搏音附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
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
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
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
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得引繩且之意批根猶言窮賓客也去之也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柢也引繩以持彈○索隱案劉氏云二人相倚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滑也淺音作拂根小顏云根音痕抵謂人生平慕慕恩）

夫後見其失勢而欲弛擯比者共排擯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抱繩而根括之也許慎注淮南云漢書本作排音步拜反擯音賓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
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
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朞功之服漢書曰仲孺）
不齊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
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案一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故為自往迎之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
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
食武安鄂謝（徐廣曰鄂一作愕）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屬音燭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
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
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

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誅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也。呫音兒，又蚩涉反。鄒氏音蚩輒反，囁音女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廣也，猶今人言為某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索隱曰：案服虔云言不避。漢書作亢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居室，官名也，今保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使人為之言也。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服虔曰：恐其夫人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

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閒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閒。索隱曰睥普係反倪五係反睥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在功也張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

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片彼反正義曰顏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駒於轅下遑迫而已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如行轅局縮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藉如云蹈藉也以言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為云抗虎石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吹者殺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竇氏姪也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禿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為可喜之事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齰齧也音仕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言簿責灌夫實與其所言不對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與大行皆無此景帝崩時遺詔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按尚書之中無景帝崩時與遺詔故劾魏其也詔乃劾魏其家臣印封之非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家臣印封之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一云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

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索隱曰痱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illegible]二月也[illegible]晏曰月晦若春遲至也著日月若見春遲至恐過。索隱曰[illegible]也論棄市渭城[illegible]故咸陽

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illegible]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月[illegible]蚡薨則二人死日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漢之際若以十月為一月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illegible]建子月為正月[illegible]十一月至十二月為正月終十二月初至[illegible]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illegible]以後改用夏正[illegible]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徐廣曰[illegible]見魏其灌夫鬼[illegible]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紀四年[illegible]子恬嗣三月乙卯田蚡薨[illegible]疑十二月亦為二月也案漢表蚡事武帝九年而[illegible]元光四年卒[illegible]未詳[illegible]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illegible]雅云[illegible]前謂之襜褕[illegible]衣文字林並謂之短衣[illegible]蔽膝也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國除。索隱曰[illegible]音昌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illegible]二年建元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illegible]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也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睨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成安人也。徐廣曰在ㄴ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將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誇也駰案侘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曰謨當作誇音火亞反ㄴ丁音烏孟反驅

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治之為賢相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

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孰與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栗姬罵帝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謂說邪臣浮說文穎林謂也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

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

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漢書作一名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

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正義曰括地志云今[illegible]城[illegible]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百官表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

服匿廁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集解如淳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

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蘢城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漁陽郡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

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爲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用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爲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張晏曰爲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爲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忠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還

謂博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鶚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

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便音頻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鐎即銚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銚音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單作莫耳小顏以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注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亭長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鏃一作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跌者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弩之名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也色黃而體大也。索隱劉氏大黃關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類又小顏云率

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群輩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雖今老乃得嚮單于相當隣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索隱曰

索隱服虔云數事數不偶也數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就其文書所引兵從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姓趙名也或亦作其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中道也故失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幕即沙漠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之狀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音偃又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

拜敢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索隱曰壖音人緣反又音而宣反又音乃亂反壖地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蔡得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其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illegible]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余里也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illegible]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出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猿臂善射　實負其能　解鞍卻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〇索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產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illegible]獫狁葷粥[illegible]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illegible]

[illegible]〇正義[illegible]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〇索隱說文云駃騠馬父驘子也廣異志音決蹄也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〇索隱按郭璞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騊駼驒騱徐廣曰巨虛之屬〇索隱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驎文如鼉魚鄒誕本驒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音竹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毌弓索隱曰毌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

刀鋋韋昭曰鋋形以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埤蒼云鋋小矛鐵矜音今字詁云矜矛柄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廣書曰單于姓攣鞮氏也○索隱曰單于字皇六豕又獸之首丁奔反知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台稷之官誤正義曰周本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許音大小跡即昆夷也山海經云犬戎國序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曰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洛音洛水在馮翊漢書音義曰涇水東南入渭又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過雍陰入渭即漆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刺又詩不能後狀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也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

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外數里周有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岐山縣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後周賜也鄭箋列為諸侯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按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本云秦築長城徒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索隱曰按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

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一春秋左氏傳云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也是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正義曰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徐廣

匈奴傳

門閭在西河音銀洛出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同作圁也地理志云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圁當為圁續郡國志又太康地理志並作圁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州因也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為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正義曰赤翟白翟之別種故晉西河郡有白部胡又按文音同赤狄之號亦狄赤狄也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音同潞之號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緜諸城在秦州秦嶺縣西五十六里漢緜諸道屬天水郡緄戎徐廣曰一作混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獂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索隱曰獂音丸○正義曰括地志云獂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獂戎邑漢獂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周先公劉不窋居之古西戎地大荔徐廣曰今之臨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是也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索隱曰音劬○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也樓煩之戎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縣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

匈奴傳

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索隱曰案匈奴傳云匈奴別種也其國以為名號為其俗以為恒山以為號父子男女無冠帶居無常處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索隱曰句注山名在鴈門○正義曰句音鉤而破幷代以臨胡貉索隱曰貉音陌貉即濊貊也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自代並陰山下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至高闕為塞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闕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兩峯俱峻上如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地理志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是陽東行終利賁山南頭陽內以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十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壍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索隱曰崔浩云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匈奴單于○索隱曰案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曰頭曼，索隱曰韋昭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

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頓音毒。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音焉支，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肢，婦人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煙肢，今日始視紅藍，後當為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其可愛如煙肢也。閼音煙。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illegible]。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也。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

里焉。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徒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

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按晉曰白羊王居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

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illegible]都異姓大臣。○索隱曰[illegible]後漢書[illegible]呼衍[illegible]。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illegible]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illegible]此三姓其貴種也。[illegible]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illegible]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

郡[illegible]以西，接月氏、氐、羌；[illegible]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illegible]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里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

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余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索隱曰漢書作龍亦作蘢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蹛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蹛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濫反服虔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又與韋昭音頗同然據音相近或以林為襤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人畜正義曰許又反言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刀也索隱曰軋音烏八反說文云軋輾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轢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狀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

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坐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索隱曰魏略云丁零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鬲昆音亦又音石鬲昆薪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今在朔州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索隱曰駹音武江反又亡江反青色馬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騂赤色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

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浸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

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其列反呼揭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雩音吁淺音錢反○索隱曰係雩淺漢書作係虖淺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illegible]駟乘也駕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illegible]索隱曰服虔云[illegible]界上某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illegible]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

匈奴傳

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
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單于。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疏。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麤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
綠繒各四十匹索隱曰案說文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
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
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
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
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
於漢矣索隱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則匈奴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索隱曰湩乳汁也音都奉反。又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湩臣妾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
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正義曰畜許又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
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
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
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
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
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
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鬭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
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
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
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
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
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
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
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
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

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作宮室屋之作人盡其力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勿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集解徐廣曰喋音牒佔音[illegible]占反[illegible]）冠固何當（[illegible]）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illegible]）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illegible]）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illegible]）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illegible]）使奇兵入燒回中宮（[illegible]）候騎至雍甘泉（[illegible]）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illegible]）

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illegible]）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illegible]）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illegible]）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闒然更始（[illegible]）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

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
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索隱曰跂音企喙音許穢反蠕音軟又或
以跡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蝡動貌淮南云昆蟲蠕動也 莫不就安利
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
民單于無言章尼等 索隱謂文帝云我今日赦逃虜之歸本國故單于
無得更以言詞詰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于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
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
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
臣立為單于既立 徐廣曰孝文後元三年立 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
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 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立
不得云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云四歲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 匈奴復
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
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
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
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

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
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
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
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
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
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
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 索隱曰漢書傳云聶壹一名也老故稱翁
奸蘭 奸音干蘭謂犯禁私出物也 出物與匈奴交 集解漢書音義曰私出塞交易 詳為
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
萬騎入武州塞 索隱曰案蘇林云在雁門也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
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
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 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 見寇
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 徐廣曰一云乃下去告單于 尉史
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
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
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
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
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 索隱曰韓長孺傳恢自殺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
親攻當路塞 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 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衞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衞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衞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戎曰按曲斗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弃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蝍說注音丘牙反蠡音離斜胡以語近斜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

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衞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衞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言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又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徼古堯反徼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

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慜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索隱韋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恐不然正義括地志云徑路神祠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韋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小顏云即天山也正義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漢使驃

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服虔云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云長安已北朔方已南正義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匈奴人民皆往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從正義負私從者凡十四萬匹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illegible]），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illegible]匈奴往日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illegible]思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

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

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illegible]臣瓚云河[illegible]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主客（[illegible]客官○正義曰[illegible]）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illegible]）。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

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illegible]），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illegible]），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

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祈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儒先生也漢書作儒生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徐廣曰浞野侯趙破奴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徐廣曰一作詹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

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北絕秦長城大黃長路正北約行幾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

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張勃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呴犁湖為單于呴音[illegible]又音[illegible]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顏館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也至盧朐音劬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虜城即築城鄣列亭至盧朐也服虔云盧朐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強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眾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行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一作涂音邪○索隱曰涂音塗又音邪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起三年廣利與匈奴戰敗乃降此以下至貳師聞其家族天漢四年事以後人所知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

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孔云也仲尼作於定哀[illegible]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索隱曰罔者無也[illegible]無實而襃之是也忌諱謂當其[illegible]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徼音要○索隱曰徼音古堯反言求一朝權[illegible]也而務讇納其說[illegible]音[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劉伯莊音[illegible]以便偏指不參[illegible]彼己[illegible]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illegible]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illegible]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illegible]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檢狁葷粥　居于北邊　歲稱夷狄　或候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烽煙　爰自冒頓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illegible]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illegible]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illegible]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illegible]先母之子皆奴畜之[illegible]不以為兄弟數[illegible]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illegible]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illegible]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姑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

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 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

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顏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借兵於胡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玁狁戎者古匈奴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西河郡之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illegible]】絕梓領梁北河【[illegible]】討蒲泥破符離【[illegible]】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illegible]】執訊獲醜【[illegible]】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沮音俎】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

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 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 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口浪反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正義曰繈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 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傅音附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護諸軍每附將校以致克獲而獲王也 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也因戰功為號猶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 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索隱服虔云窳渾塞名窳音庾渾音田 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

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裨將裨將也 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徐廣曰窌音亦作宨○索隱曰韋昭云窌音匹孝反 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

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 長史安、正義曰將軍長史官一人也 議郎周霸等：徐廣曰霸索隱曰師招志議故知儒生也 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

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少兒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服虔音飄搖荀悅漢紀作票鷂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鷂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大謂若侯是匈奴祖之行單于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類也案不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

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徐廣曰[illegible]）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烏盭山名也）討遬濮（索隱曰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濮音卜）涉狐奴（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索隱曰案說文云慴伏也）冀獲單于子（一作[illegible]）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斬）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言皆具足不失）（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是其種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曰案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

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居延，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云……西域傳……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祁連，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西河舊事……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索隱曰：酋音才由反。張晏曰：胡王也。涂音徒。漢書云「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音義曰……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正義曰……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正義曰：遬音速，下二音……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千騎將即匈奴之號……破王。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以為號。○索隱曰：案二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illegible]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中戰，故宜冠，從驃之類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朋……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驃騎常選擇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留謂遲留，落謂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胡王名。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

曰一云鷹訾○索隱曰漢書無作離亦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僕明至二年又封鷹庇其地闕屬魯陽表詳所以○正義曰煇渠表作順梁禽犁為河綦侯徐廣曰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烏黎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索隱曰依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周字又異也漢書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正義曰獟音呼弔反○索隱曰說文獟作趬行輕貌駻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正義曰言匈奴右地王降塞外並河諸郡之無寇也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河之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居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運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索隱曰案孫吳兵法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人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值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鄒氏云一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黎猶比也黎黑也謂天未明而猶黑也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

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會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
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
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
自立為單于 索隱曰谷音鹿蠡音黎又音離 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
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
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
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 徐廣曰[illegible]一作允[illegible]
[illegible] 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 徐廣曰[illegible] 索隱曰涉一作步[illegible]
[illegible]水也[illegible] 以誅比車耆 [illegible]
[illegible]王號也。索隱曰比必耳反 轉擊左大將 索隱曰案漢書名[illegible] 斬獲旗鼓歷涉
離侯 索隱曰[illegible]山名[illegible]也 濟弓閭 索隱曰[illegible]水名也。[illegible]弓音
[illegible]亦如字 獲屯頭王 [illegible]韓王號也 韓王等三人 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 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 正義曰積土為封於山上祭天也除地曰禪 登臨翰海 張[illegible]
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崔浩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異志云在沙漠北 執鹵獲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
殊遠而糧不絕 索隱曰逴與卓同卓遠也 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
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 正義曰上音余
不失期從至檮余山 索隱曰[illegible]余音[illegible]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 徐廣曰一作[illegible]
山 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
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
索隱曰劉氏復音伏[illegible]小顏[illegible]文漢書專[illegible]音之[illegible]反靬音[illegible] 以千三百
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眾利侯
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 徐廣曰姓[illegible] 從驃騎有功益
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 徐
廣曰李敢也 校尉自為爵大庶長 索隱曰[illegible] 軍吏卒為官賞
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
馬 [illegible]大司馬[illegible] 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 索隱曰[illegible] 有氣敢任 索隱曰[illegible] 天子嘗欲教之孫吳
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
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

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索隱曰穿地為營域蹋鞠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蹴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也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戲為戲故云蹋鞠蹴鞠書有域說篇○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皆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謂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索隱曰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按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也○索隱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illegible]〕子嬗代侯〔索隱曰嬗音[illegible]〕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最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十五人[illegible]〕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寧州本義渠戎國地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illegible]〕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窒○索隱曰郁郅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

州弘化郅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驍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杅音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吾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illegible]雲中人[illegible]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illegible]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illegible]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毋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西謂[illegible]州之西河也謂涼甘肅瓜沙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也按西河郡今勝州也）。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illegible]）。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沒天漢元年亡歸凡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illegible]士大夫[illegible]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忽升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僭，取亂彝章。嫖姚繼踵，再靜邊方。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illegible]謝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兖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海縣東二十里

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illegible]養後母孝謹[illegible]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illegible]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菑川國[illegible]弘弘[illegible]國人曰

[illegible]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illegible]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為飾也二歲中徐廣曰一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

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illegible]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如淳曰以弘之才非不能一也以為不可不敢[illegible]山東鄙人[illegible]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illegible]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illegible]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駰案漢書高成之

公孫弘傳

下津鄉也。索隱曰：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多有忌害。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死位。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礪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言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微不足憂，其病不止，汝無須憂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為山陽太守，詔征鉅野令史成，度為公事不遣。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集解駰案：大凱，周禮所謂振旅凱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未央[illegible]陽少陰承[illegible]須人功而後用[illegible]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類時[illegible]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illegible])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索隱[illegible]澤鹵[illegible])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illegible])起於東腄、(徐廣曰：腄在東萊。[illegible])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illegible])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illegible])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孰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illegible]安姓莊，明帝諱，故改姓嚴。[illegible])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

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虡音巨一本作鐻音亦同也）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其

刑罰淺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索隱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起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豫恐非也下皆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索隱曰壤土地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濊音穢又音烏外反濊州地名即古濊貊國也建

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外郡在守土壤足以專民制。索隱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

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他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云所謂皆不然漢書又不云乃容八異或者。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

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illegible]）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illegible]）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illegible]）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illegible]）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

公孫弘

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
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
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
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
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
義較然著明[illegible]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
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
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illegible]
[illegible]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
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
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
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
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
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
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
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公孫弘

[illegible]遠迹羊豕之閒[illegible]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illegible]府庫充實而四
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illegible]見主父而歎息[illegible]
[illegible]群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
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
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
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
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正義曰都蕃禺今廣州南海縣）尉佗者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姓趙氏秦（[illegible]）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illegible]）以謫徙民（[illegible]）與越雜處十三歲（[illegible]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illegible]）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illegible]）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絶新道（[illegible]）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索隱曰[illegible]）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illegible]）

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
嶺當是陽山關鄒氏云湟本作涅並作涅音年結反漢書
作湟谿音皇又音青韋昭云出桂陽下湟水是亦非又
史記作湟今本有作湟及湟不同者由隨見新改故也
水經云含湟縣南有湟浦關相知是湟
又然鄒氏作涅漢書作湟蓋是見本各異也
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索隱
曰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為南越武王索隱曰生以武為號不追諡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為
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
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
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
守　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

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
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
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灶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隆慮縣名屬河內慮音林閭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嶺即陽山嶺也歲餘
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
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姚氏案廣州記云交阯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人有駱王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長也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即甌駱也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
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

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
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
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
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
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
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
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
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
奉　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

世　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
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
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
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
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
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
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
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
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說作悅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奇云藏其僭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與○索隱曰樛音紀虬反樛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

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索隱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illegible]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為介冑○索隱曰[illegible]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illegible]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

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
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
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illegible]
屬潁川音古洽反。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 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
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
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illegible]與王太后弟樛
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illegible]持先王
寶器入獻天子以自[illegible]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
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

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
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illegible] 而韓千秋兵入
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
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illegible]
[illegible] 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
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
安侯[illegible] 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
其子廣德為龍亢侯[illegible]
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

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illegible]樓船十
萬師[illegible]往討之[illegible]元鼎五
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illegible]
[illegible] 主爵都
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illegible]為戈船下厲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
出零陵或下離水[illegible]
或抵蒼梧使馳義侯[illegible]因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illegible]下牂柯江[illegible]

[illegible]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
卒先陷尋陝破石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
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
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
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
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
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
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illegible]

犂運及逮至也。漢書音義曰犂遲也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則比義不須更讀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雉遲待也亦謂之義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一曰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表在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illegible]日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illegible]祭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illegible]陽令定[illegible]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illegible]又別[illegible]諭甌駱屬漢：索隱曰[illegible]皆得為侯。[illegible]

[illegible]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阯。索隱曰[illegible]皆按漢書為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

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濕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群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騁說，尉佗去帝。樛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音旻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云一作駱是上云騶駱此云騶不同騶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州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眾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索隱鏦音忩 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隕此是以兵當有所除或言耘但字有假借耳音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

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此文人常[illegible]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天[illegible]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可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索隱曰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章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曰案鄭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illegible]有白沙山蓋從此邪州白沙東故閩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

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正義曰錢唐今杭州縣轅終古名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兒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索隱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九江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illegible]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illegible]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illegible]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

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旣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騎爲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鉏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索隱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正義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滿者故燕人也索隱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索隱如淳云燕嘗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玄菟本眞番國　正義地理志不知也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漢書音義曰浿音旁沛反　正義地理志云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浿普大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illegible]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　索隱韋昭云古邑名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應劭注地理志遼東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爲郡方數千里正義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孫名也所誘漢亡人

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
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illegible]
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
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illegible]顏師古云長其裨王名也又
何至浿水何因刺殺裨王及將士長送渡水即渡馳入塞[illegible]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
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
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
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

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
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
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
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
將未有利乃使衞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
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
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
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
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
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

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
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
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
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
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
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
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
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
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
衞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

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
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
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
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
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
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
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
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
紀故皆稱相○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唊一音協相與謀曰
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降者表云長路名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澅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顧氏按澅音獲陰為荻苴侯韋昭曰屬渤海○索隱荻音秋苴音子餘反唊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河東○索隱幾縣名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索隱蘇林曰洌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差　涉何誚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蜀之南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荀悅云夜郎屬牂柯○索隱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阯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為姓也○正義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正義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韋昭曰邑名也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韋昭曰在益州楪音葉○正義楪澤名在西南名為巂昆明崔浩云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筰在越巂○索隱服虔云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屬蜀筰縣在越巂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正義括地志云茂州本冉駹國地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夷邑名即白馬氐也○正義括地志云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也

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正義曰其略反郎州昆州即莊蹻所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蹻音其略反楚莊王弟為盜者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有滇池縣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也正義曰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也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阸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徐廣曰韋昭云僰屬犍為音蒲北反服虔云舊京師有僰婢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正義曰番音婆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曰案晉灼音矩劉德云蒟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又云蒟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蒟實似桑椹味辛似薑不酢又云取葉此注云葉謬矣廣志云蒟色黑味辛下氣消穀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正義曰崔浩云牂柯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

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重音直用反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索隱曰崔浩云牂柯繫船杙以為地名道里志云夜郎文穎曰此水東至南海會入南海此牂柯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秏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

稍令犍爲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爲自保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外國亦同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當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塞正義昆明在今嶲州南昆縣是也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爲牂柯郡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筰都爲沈犁郡冉駹爲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揃音翦索隱曰揃謂披分割也剽音疋妙反言西夷後被揃剽分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亦分義卒爲七郡徐廣曰犍爲牂柯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

西南外徼　莊蹻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浸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邛筰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

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

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

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揜兔轔鹿射麋格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遍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

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奄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蠗蝚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

儵眒凄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睹眾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戍削，蜚纖垂髾，扶與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縹乎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群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臣

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無用應哉！」

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鄗潦潏

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

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

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巃嵸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嶄巖參嵳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瘣

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蘼蕪雜以流夷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槁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氾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

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圉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槃石裖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楱，枇杷橪柿，

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於，落英幡纚，紛溶萷蔘，猗狔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環後宮，雜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蝚，

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閒，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班文，跨野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解豸，格蝦蛤，鋋猛氏，罥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燿。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藺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鴛雛，揜焦明。道盡塗殫，回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轔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𠢤，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阬滿谷，揜平彌澤。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

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戌削，媥姺嫳屑，與俗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䍐，揜群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里，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

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

而爵[illegible]位為通侯居列東第[illegible]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illegible]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illegible]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illegible]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illegible]

是時邛筰之君長[illegible]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illegible]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illegible]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illegible]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illegible]蜀人以為寵[illegible]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illegible]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illegible]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illegible]

[illegible]除邊關關益斥[illegible]西至沬若水[illegible]通零關道[illegible]南至牂柯為徼[illegible]以通邛都[illegible]橋孫水[illegible]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illegible]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illegible]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illegible]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略[illegible]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illegible]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illegible]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illegible]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菑[illegible]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

竊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

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

登陂阤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兮谽谺。汩

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塕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抴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攙搶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低卬夭蟜據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㚟以梁倚

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踴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后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遍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褓而崇冠于二后

司馬相如

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

司馬相如

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

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詫，上林非侈。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

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

「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

「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

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illegible]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illegible]他可[illegible]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illegible]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illegible]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illegible]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illegible]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illegible]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illegible]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illegible]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illegible]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illegible]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illegible]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illegible]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illegible]約結上左右[illegible]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illegible]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illegible]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illegible]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illegible]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illegible]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illegible]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

即訊太子[illegible]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illegible]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illegible]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illegible]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illegible]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

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illegible]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illegible]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illegible]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illegible]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

亂者十家而七[illegible]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illegible]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

王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

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鐖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

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以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

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鍜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鍜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轞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詗。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箴伏劍，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

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illegible]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illegible]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illegible]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illegible]

居數年，會更五銖錢，[illegible]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illegible]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illegible]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illegible]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illegible]七歲而卒。[illegible]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illegible]始事蓋侯信，[illegible]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illegible]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illegible]常置驛馬長安諸郊，[illegible]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illegible]

莊為太史，[illegible]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illegible]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illegible]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illegible]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illegible]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illegible]及居

鄭莊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illegible]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illegible]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illegible]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illegible]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illegible]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illegible]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illegible]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illegible]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illegible]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

帝太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illegible]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illegible]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illegible]申公以弟子[illegible]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illegible]公及王[illegible]戊立為楚王[illegible]申公[illegible]不出門[illegible]獨王命召之乃往[illegible]以詩經為訓以教[illegible]

蘭陵王臧[illegible]為太子少傅[illegible]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illegible]中令及代趙綰[illegible]公綰為御史[illegible]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illegible]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illegible]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illegible]老對曰[illegible]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illegible]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illegible]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illegible]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illegible]

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

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曙生禮容，書傳易言，詩崇燕霧散同化，理鴻儒克贊。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

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

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迺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斄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

張湯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遍見湯貴人

內史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

事，即譴湯，湯應謝，[illegible]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illegible]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illegible]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illegible]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illegible]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

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illegible]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illegible]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illegible]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床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illegible]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

物故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illegible]

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illegible]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illegible] 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

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illegible]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illegible]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illegible] 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illegible]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illegible] 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

[illegible]河內[illegible]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illegible]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illegible]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illegible]

[illegible]溫舒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illegible]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illegible]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illegible]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illegible]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illegible]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illegible]

[illegible]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illegible]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作沈命法，[illegible]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illegible]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illegible]

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illegible]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illegible]
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illegible]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illegible]
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illegible]
[illegible]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illegible]
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illegible]
[illegible]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illegible]上所欲擠者
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
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illegible]專以人主意指為獄
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
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illegible]一歲至
[illegible]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
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

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illegible]十有
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illegible]以上廷
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illegible]家兩子夾河為守
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
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
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
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
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
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
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illegible]

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咸[illegible]河
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illegible]
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圜禁暴不止姦偽斯熾
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翅舞文巧詆懷生何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索隱曰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合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少孫補之也）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南至大月氏[illegible]）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illegible]月氏）以其頭為飲器，（索隱曰[illegible]飲器[illegible]）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經也音庚）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奴甘父也 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從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也）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曰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繹，（索隱曰發謂發遣也[illegible]）抵康居，（正義曰[illegible]康居[illegible]）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illegible]在大宛西南[illegible]）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索隱曰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illegible]）既臣大夏而居，（正義曰大夏國在嬀水南[illegible]）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 索隱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

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曰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illegible]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illegible]）欲從羌中歸，（正義曰[illegible]羌人也）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illegible]堂邑父[illegible]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

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正義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也）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集解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徐廣曰扜音烏罙音彌）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河水出于窴北流注鹽澤正義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云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亦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窴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正義河出崑崙西北隅入于闐國分爲二水一出葱嶺一出于窴合而東注鹽澤巳而從地下行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姑師即車師也）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正義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正義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又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爲錢錢效其王面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韋昭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形。」幕音漫，無文面也。幕，錢背也，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集解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外國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屬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礎，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舄。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污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又云：「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風遲則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遶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云大秦。其王無常人，簡立賢者。國中災異，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之，受放者甘黜不怨。有官曹文書，國中小邑有羊，似中國人，生於地上，割之則死，乃築牆圍之，以水草養之，其臍與地連，人眾馬擊鼓驚之，乃絕。」又云：「小人國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illegible]漢使自[illegible]以還，莫有至條枝者。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犎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鴕鷉，身似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集解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括地圖云：「昆侖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昆侖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昆侖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昆侖山南。女國在于窴國南二千七百里。于窴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昆侖山相去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集解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身音乾，毒音篤。[illegible]一名天竺，[illegible]。正義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

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雕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而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illegible]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河即經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溼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像置精舍內此則佛像之始也[illegible]

諸羌[illegible]入[illegible]又云王舍國胡語曰[illegible]山[illegible]石室[illegible]四十里[illegible]又云小孤石[illegible]一石[illegible]佛[illegible]阿難[illegible]在此[illegible]今[illegible]

邛竹杖蜀布（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集解徐廣曰屬汶山[illegible]）出冄（[illegible]）出徙（集解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李奇云徙音斯[illegible]）出邛僰（[illegible]）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南方閉嶲昆明（[illegible]正義[illegible]）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illegible]正義[illegible]）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illegible]○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

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 索隱曰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 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 徐廣曰讀嗛與銜同鹽吏潔義錢不治道上以銜之史記亦作嗛字 索隱曰嗛音銜蜚亦飛字 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

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慚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能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 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阸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

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音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集解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在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徐廣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徐廣曰初郡謂越巂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抵大夏，皆復閉昆明（徐廣曰昆明夷為所閉道之），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駰案如淳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輕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姑師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恢）。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遍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

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
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
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
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
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
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
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
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
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

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
石采來贊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
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
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
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
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益
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
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

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
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
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
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
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
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
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
皆深眼多須頾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
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

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
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
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
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
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
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
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沒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
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
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
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

草又且往往而絶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罵詈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

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illegible]坐使酒泉矯制害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者反又尺奢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

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如淳曰苦音楛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攻敗其城

[illegible]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
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
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
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
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
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
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
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
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
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
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
昧蔡以爲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
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
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
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
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

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
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
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二師爲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
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
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
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
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
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
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
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
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
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
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
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
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俱有功勞今非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貶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四
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

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
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
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
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
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敦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也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
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寘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illegible]石本非河之發源[illegible]尚書導河[illegible]熊耳然其寶出於崑巖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寘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叩據耳而荀悅依倣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元因博望
始究河源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天馬內向
葱嶺無塵　鹽池息浪
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儒謂細碎苛法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illegible]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illegible]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illegible]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illegible]獨坐而[illegible]歎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illegible]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棘津在[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饗音享受也言已享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illegible]則為盜[illegible]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亦有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illegible]以當代孤負我[illegible]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名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illegible]延陵季子[illegible]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illegible]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illegible]扞[illegible]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

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劬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軥音古豆反案軥牛當軛者 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 索隱案朱家以布為漢高所購以為奇傑中而生之及布貴然不見之亦高介不矜之士然布既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 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索隱曰瞯音閑瞯氏為郅都所誅 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姓周名庸 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當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族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郟郟音古洽反郟音洽漢書作寒冷滿反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軹人也 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 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謂亡命也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眥如故云。索隱曰睚音崖眥音在賣反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嚼音爵子妙反盡也 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 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

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見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從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

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案漢書作與間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豪求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所故多持車求欲得解迎亡者而藏之又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謂家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

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

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鹵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陳田聲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陽蓋見村歷亭縣者爲近齊故也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爲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

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

游俠豪倨　籍籍有聲　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劇孟定傾
急人之難　免讎於更　偉哉翁伯
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其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正義曰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鵕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鵕鸃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鵕鸃神鳥也飛光照天者也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屬犍為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著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曰濯音擢遲教反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裻音篤裻衫襦之帶者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曰覺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

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通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言賜通巨万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
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
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正義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
為帝唶吮之索隱曰唶音仕格反吮音仕兖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
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
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
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
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索隱曰景帝姊也○索隱曰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責也
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姓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
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衆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

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頹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
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
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
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
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
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願歸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
太后由此嗛嫣徐廣曰嗛讀与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
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
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大監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
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一云埒音劣久之寖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与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

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衞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衞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

傳稱令色　詩刺巧言　冠鷄入侍
傅粉承恩　黃頭賜蜀　宦者同軒
新聲都尉　挾彈王孫　泣魚竊駕
著、前論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音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孔子之言義皆以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喜好也隱謂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索

蓋言笑聲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笑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
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
田者索隱曰禳謂為田求福禳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
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其矩反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按篝音溝籠也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索隱曰汙邪下田之中有穢可滿車正義曰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
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
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
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
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
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
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
嚴客髡帣韝鞠𦜝徐廣曰帣收衣袖也𦜝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捍也索隱曰帣音卷謂收衣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
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
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
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
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甑反直視兒索隱曰眙音與瞪同直視也丑甑反又音丑二反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為醉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
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
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
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
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illegible]宗室
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字也優旃亦同為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索隱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反
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
其後索隱曰案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此辭或者後人所增飾之矣廟食太牢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

滑稽

葬之以壠竈為槨索隱曰土竈下泥此謂以壠竈為槨定也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齎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以薑棗資次其喉中以行內則上云薦以木蘭而鹽之久也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正義曰皇覽云大史之著臨葬於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女無遠有所之適也我恐王必求女不得名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索隱曰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言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曰檻闌也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侯。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母姓也）乳母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貞侯郭蒙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有罪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譖之者（索隱曰是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述為滑稽傳敘優旃其不稱東方朔非也蓋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枉諸焉以渾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與地志云厭次縣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滄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多博觀外家之語外家非正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

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難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

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曰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櫟音歷重櫟閣下有重斷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飱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獸以其齒下齊中也以有九牙齊故謂之騶牙騶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字仲卿衛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illegible]東郭[illegible]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徐廣曰音瓜一音蝸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illegible]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illegible]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

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illegible]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illegible]同而事異[illegible]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illegible]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illegible]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

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陰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緹他禮反又音啼絳音丁黃赤色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

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筆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一片懸在架上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曲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横渠首接章水外益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括地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

曰今爲浴皆非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興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民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强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楷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說以忍衆等不欺與以威察以不欺乎不可同概而比豈又不得錯綜而易變口常慮已察此三不不敢同道

傳説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備之以成諺也褚先生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所不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鴟夷　如脂如韋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周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而有者蓋漢自文帝用卜太卜之後其卜官員只為[illegible]）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相如司馬[illegible]）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索隱曰[illegible]五日一下[illegible]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采謂采其人物所以[illegible]也具數筮之家通呼為卜以陽場用大數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猶攬也攬其纓而正其衣襟危謂變而自飭也危坐一作危謂端坐而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汙音烏故反）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貲）孅趨而言（索隱曰孅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賓一作實○索隱曰[illegible]貴人[illegible]官[illegible]謂之）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

成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適音的適猶調適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栻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卜得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

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怕口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

以辟𨘢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噤音禁又鄒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駰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言卜之不中乃可見奪其糈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亦湯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頗蕪陋殊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閒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竹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滚突徐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徐廣曰摓音逢一作捀索隱曰摓謂兩手持蓍分而扐之故云摓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詬音火候反)終被乾谿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

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即叢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籝燭此地(徐廣曰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滿陳)(法出家曰夜燭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

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為滋潤蓬於明珠致令岸枯也以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為也音決○索隱曰蚗當為蛟螢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索隱曰臑音乃高反卜音乃當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書嘉林中龜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索隱曰蟠杅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常蟠杅此林中也譺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疑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拔索隱曰佗音貸我切○謂剔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以網元龜若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王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

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栻）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貴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

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閒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訑音土和反○索隱曰訑音由[illegible]切謾音漫又字並如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姧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悤悤疾疾徐廣曰疾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

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鉏也說文云櫌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耆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倉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illegible]子[illegible]反拌[illegible]月○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

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郎之有與羹連或非箸字也說曰夢之有菜者用挾挾若箸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腳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投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涓混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鏡口索隱曰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

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索隱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涫沸也）是人皆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猒時舉事而喜高貪很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

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蠶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

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王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遺之宋必有殃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寶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

龜策

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劃（正義曰音劃）理達於理文相錯迎
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音藏也）聞于傍鄉殺
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
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
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
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
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
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
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
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
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illegible]）
（勇而射之逢蒙門子之巧[illegible]淮南子曰射者重以[illegible]去也）禹名為辯智
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
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
發聲也今河東呼此）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
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万畢曰鵲令蝟）
（[illegible]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illegible]）
（似蛭大腹食蛇腦○正義曰即津曰反[illegible]）竹外有節理
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
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
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
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刑敗七曜有國占孤虛三十條○正
義曰按歲月日時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
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
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
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椽之也○索隱曰劉氏云
陳猶居也注依褲音都賁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少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
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万物之及日月天也皆不能全備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
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
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
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
（卜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日也若二十八宿龜也）
（卜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索隱曰音淵兩反○正義曰謂兆首仰起）首俛大（索隱曰俛）
足開　肣開（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首俛大（正義曰俛）
（音仰兆首伏也）五月　橫吉
（音仰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

龜之徼也 索隱曰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 不可以卜爽乎可以殺及以
鑽之常以月旦祓龜 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先之以水雖卵禦之而呪 先以清
水澡之以卵祓之 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先之以雞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
之若常以為祖 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常以為常法耳 人若已卜不中皆祓
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 徐廣曰一作卜○索隱曰按古者灼龜以荊枝又生 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讀當也不分 卵指之者三 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卵指三度指之三周繞之而用
祓不持祥也持 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黃 索隱曰粱米也卵雞子也焍亦謂龜木也音史第之第言燒荊枝更迭而灼故亦焍名一也言灼之以漸如打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粱卵以拔龜也所以黃者中之色主上而信然用雞也○正義曰焍音題焍焦也言以粱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今內之不焦不黃及黃卜之不中也 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

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
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徐廣曰造音竈也 灼鑽 索隱曰造謂燒荊鑽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靈龜而為之作神
號 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
淵諸靈數箣 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箣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徐廣曰一作身 某
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首足
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首足滅

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巫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
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
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垂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
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祟
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
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
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 徐廣曰一作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吉安安
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開首
仰

龜策

卜閩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開首仰
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
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
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
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首垂不
孰足胗手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彊外不疫自正
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
身作外彊脩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
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
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得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龜策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胗首仰
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
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
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占病者百不死不甚者卜日瘳[illegible]者
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

環不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
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
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
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
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
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遇盜雨不雨霽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
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
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
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
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毋罪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闘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
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
來從官不從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
擊盜勝從官不從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從官不從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
不來從官不從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
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
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從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

不孰民無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
相合聞盜來來從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無
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
合聞盜不來從官不從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
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
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市買不得居官家室
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
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從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
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
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
不來擊盜勝鬬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
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開盜遇盜雨
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
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

遇盜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
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
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
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内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
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
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
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
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
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
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
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
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
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
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
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内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

來由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
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
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
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
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詘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
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
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大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無所據[illegible]此六十七條[illegible]
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
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
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
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
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不衛其足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
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知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
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纑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索隱曰纑音盧 [illegible]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索隱曰南子二音
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連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
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絳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
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
○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鈆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慈石其下有金
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求也謂此物賤求貴賣之
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
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
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
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闢辟開也此四者民所衣食
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
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鹵鹹地也人民
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
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
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閒斂袂而朝齊言趣利者也其後齊
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
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
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
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
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

貨殖傳

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 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 索隱曰計然者… 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 吳越春秋謂之計倪 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之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索隱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 故云病末… 末謂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貨物則無利息）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

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索隱曰扁音篇… 國語云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浮於江湖（正義…）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 陶山在濟陰定陶縣南…）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illegible]辰為大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率音律一音[illegible]）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音與）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閒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illegible]曰盬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盬盬謂出鹽直用不湅也一說云盬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曰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畦中是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行處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同入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以池中人馬思汲此井其鹽四分入一分入百鹽也池中只鑿得鹽坑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蠃烏氏姓氏音支倮音胡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徐廣曰一作以公正罰之如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異也閒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計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谷量其多不復數也○索隱曰谷音欲）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徐廣曰訾音子兒反一云不貲財）（言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財故有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稼穡也）重為邪（索隱曰[illegible]）

（[illegible]雕反重若難也畏言不敢為姦邪〇正義曰重[illegible]　竝後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illegible]）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閒孔也地居隴蜀之閒要路故曰隙　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字）獻孝公徙（[illegible]）邑（徐廣曰在[illegible]陽〇[illegible]曰[illegible]）（索隱曰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竝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illegible]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索隱曰[illegible]言褒斜[illegible]在漢中[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谷[illegible]口[illegible]轂之湊[illegible]）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illegible]易音亦鮮[illegible]多見）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illegible]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illegible]音古秦關[illegible]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皆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曰[illegible]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　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

（[illegible]在趙之西亦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因北賈也言一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徐廣曰懻音冀[illegible]　[illegible]）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illegible]）其民羯羠不均（徐廣曰[illegible]〇[illegible]）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閒得所欲（索隱曰[illegible]）溫軹西賈上黨（正義[illegible]）北賈趙中山（[illegible]）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illegible]）民俗懁急（[illegible]）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illegible]）休則掘冢作巧姦冶（[illegible]）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illegible]）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正義曰[illegible]）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illegible]）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illegible]〇[illegible]）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正義曰勃[illegible]）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

踔遠[illegible]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illegible]，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illegible]。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illegible]，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illegible]。而鄒、魯濱洙、泗[illegible]，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illegible]。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illegible]，芒、碭以北[illegible]，屬巨野[illegible]，此梁、宋也[illegible]。陶、睢陽亦一都會也[illegible]。昔堯作游成陽[illegible]，舜漁於雷澤[illegible]，湯止于亳[illegible]。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illegible]。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illegible]。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illegible]，西通巫、巴[illegible]，東有雲夢之饒[illegible]。陳在楚夏之交[illegible]，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illegible]，則清刻，矜己諾[illegible]。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illegible]。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illegible]。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illegible]，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illegible]、九江[illegible]、江南[illegible]、豫章[illegible]、長沙[illegible]，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illegible]，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
干越雜俗徐廣曰在吳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
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志云江州...
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音謹○正義曰物之所有取之不
足以更費索隱曰堇少也言金少取之不足以更費用也九疑
蒼梧以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南去京七千...
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
番禺二音正義曰番音潘禺音愚廣州縣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
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
索隱曰鄖音云○正義曰武關在商州...鄖關...漢中...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
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
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鹵即出石鹽及池鹽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漢之北也固往
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
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耨...反...燒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興...果隋

蛤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不待賈而足
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徐廣曰...
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
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
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
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
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
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
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
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
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
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
騖徐廣曰騖一作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
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躡...屣...
目挑正義曰挑田鳥反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

食租稅歲率（正義曰率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息二千其自萬之家亦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噭千[illegible]所記）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陂漢書作波音同。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服虔云章方也[illegible]章若千枚謂之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可以為轅若）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埒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鬭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則乃逐時爭利）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

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甕酤[illegible]）醯醬千瓨（徐廣曰長頸罌。索隱曰瓨音胡江反）漿千甔（徐廣曰大罌缶。索隱曰甔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甔石罌受一石故云儋石[illegible]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糴音糶也）薪稾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章大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徐廣曰[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

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小車也上音遙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髤者千枚徐廣曰髤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之髤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捎漆即之髤耳今關西俗云髤木兩義並通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曰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徐廣曰躈八髎音料○索隱若叫反馬八髎也曰夜蹄小顏云躈口也索隱與口苦吊反云八髎謂八鼎不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則馬二百足八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蹄爲一千二百蹄此蹄成一千馬比生之族十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手指謂有伎巧者也古者有三也僮手指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者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

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曰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糱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荅音他合反故云器也○正義曰荅瓦器受斗六升合爲荅顏師古云荅音答鮐鮆千斤漢書音義曰鮐海魚也鮆音薺刀魚也○正義曰鮐音台又音夷說文云鮐海魚也鮆音才爾反鯫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鯫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魚也○正義曰鯫音輒謂小魚也鮑以千鈞論鮑乃其九多故知鮐是大魚以斤論鯫以千石論鮐鯫乃大魚亦各多少不鮑足雜若鮑也謂之鮑雜小魚也尾不鮑者爲石言之故其大者頭言之棗栗千石者三之正義曰謂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也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節駔會徐廣曰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儈音古外反駔馬儈也○正義曰駔音祖朗反謂合市人作市也貪賈三之廉賈

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得利多而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是吾所出之義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正義曰汶音岷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滇漢書音義曰滇池名也在益州南入牂柯江之滇池是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正義曰賜與名解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言孔氏連車騎游諸侯以資給之者名蓋以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閒公子交名也

沂貨殖[illegible]遺之富[illegible]有交游公子雅容[illegible]勝[illegible]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

冶（徐廣曰曹邴[illegible]出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

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

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正義曰刀丁[illegible]反[illegible]姓名[illegible]）桀黠奴人

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

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刀氏作奴乎）言其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illegible]）而師史

尤甚（[illegible]師史人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

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illegible]）貧人學事富家相矜

以久賈（漢書音義曰[illegible]）數過邑不入門設

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正義曰[illegible]宣曲[illegible]）任氏之先（徐廣曰[illegible]）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

任氏獨窖倉粟（[illegible]）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

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

賤賈（索隱曰[illegible]）任氏獨取貴善（[illegible]必取貴善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

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

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illegible]）唯橋姚已致馬千

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illegible]）吳楚七國兵

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illegible]）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illegible]）其

息什之（索隱曰[illegible]）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

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illegible]）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illegible]）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

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

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畟拙業 徐廣曰古拙字今亦作掘也 而秦陽以蓋一州 索隱曰漢書作中一州服虔云富為州中之第一 掘冢 [illegible] 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 [illegible] 書搏作博正義曰桓發人姓名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 [illegible] 正義曰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也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徐廣曰雍一作翁 [illegible] 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 徐廣曰灑音先[illegible]反削音[illegible] [illegible]刀者名而削謂摩刀以水[illegible] 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illegible]

正義曰[illegible]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強兵
保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千戶
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illegible] 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則[illegible] 北正古文作北字北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又楚語云黎[illegible]於高辛則火正為祝融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illegible] 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illegible]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illegible]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illegible]按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illegible]休甫是重黎之後[illegible]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illegible]太史公欲以史為己任[illegible] 〇正義括地志云[illegible]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illegible] 司馬氏世典周史 索隱曰[illegible]周史[illegible]衛宏[illegible] 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 [illegible]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illegible] 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illegible] 正義[illegible]少梁古梁國[illegible]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 索隱曰何法盛晉書云名凱[illegible]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illegible] 在趙者 [illegible] 以傳劍論顯 [illegible]

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劒解所以得傳也蘇林作搏音手搏爲而知名也蒯聵其後也正義曰苦怪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蘄。索隱曰錯音七多反靳音紀覲反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爲里學也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鄭縣。索隱曰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七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灼讀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豫昭豫生憲憲生卬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

於殷索隱曰卬故趙人也卬封卬爲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毋擇毋音亦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長安城無高門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所遷雜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注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所有若縣所上內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爲在丞相上○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

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之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大史公又云太史公乃當又云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徐廣曰菑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

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illegible]）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illegible]）絀聰明，（[illegible]）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illegible]）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illegible]）土階三等，茅茨不翦，（[illegible]）采椽不刮。（[illegible]）食土簋，（[illegible]）啜土刑，（[illegible]）糲粱之食，（[illegible]）

（[illegible]）藜藿之羹。（[illegible]）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illegible]）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illegible]）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illegible]）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illegible]）其實易行，（[illegible]）其辭難知。（[illegible]）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illegible]）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illegible]）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illegible]）有度無度，因物與合。（[illegible]）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illegible]）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惟協其端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窾空也○徐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中丁仲反言無成也端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其名則謂之空空者有言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之皃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正義曰神者魂也此形體皆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

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卽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河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案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卽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因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禹乃

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卽此穴也]闚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南有山九峯皆相似故曰九疑姜云九疑舜葬蒼梧之野尋上探禹穴有古用文孫之正義曰在]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入江]北涉汶泗[正義曰汶水出兖州東北入海泗水出兖州]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鄒山在鄒縣北二十二里也近曲阜故此行鄉射之禮]戹困鄱薛彭城[徐廣曰鄱音皮○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皮而改曰薛○徐廣曰薛縣屬魯國]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為五郡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正義曰與音預]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illegible] 索隱曰：[illegible] 年表 [illegible] 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illegible]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illegible]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illegible]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illegible]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illegible]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illegible] 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 [illegible]『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illegible] 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 [illegible] 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後，千載莫聞，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illegible]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illegible]『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illegible] 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illegible]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illegible]

（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是公羊學傳[illegible]萬[illegible]成數萬也[illegible]小顏云[illegible]經一萬八千[illegible]）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illegible]）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illegible]）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illegible]）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illegible]不知其義[illegible]）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illegible]）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

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illegible]）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illegible]）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illegible]）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illegible]）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illegible]）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illegible]）欲遂其志之思也。（[illegible]）昔西伯拘羑里，（[illegible]）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集解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集解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臣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世家有國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也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謂穆公敗於殽而歸收其尸也○正義曰穆公封殽山軍旅之尸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一作鐘案鐻以為鍾虡也○索隱曰鐻音巨鐻中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號曰卿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音隕○正義曰諸呂不台徐廣曰台音怡悅也不為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贊下云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則呂台亦是呂宗之一也大臣洞疑索隱曰洞疑謂疑懼其後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

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飄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作希用則萬靈罔不禋
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
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
音孜殖音市力反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
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
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
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索隱曰徐廣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於中呂衰也○正義曰肖音痟[illegible]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結也[illegible]昧不暇所謂太公於紂○索隱曰[illegible]反謂太公權謀於幽時不明著也○正義曰[illegible]音武[illegible]言呂尚陰謀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番番黃髮武兒也案黃髮老人髮白而更黃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
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illegible]嘉
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
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
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
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噲之禪乃成
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亡死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也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
彊索隱曰大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illegible]也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
子胡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音悅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
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
頃不寧索隱曰謂宣公也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
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
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
惑退行剟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剟成君生沮○索隱曰剟音遘宋乃滅亡

嘉微子問大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滅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使祭以宗廟南山之上君少康庶子）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正義曰越從禹之後封於會稽以奉宗廟祀也）既守封禺（正義曰封禺二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音初危反）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戈魏絳和之戎翟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蓺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弊諸侯力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

吉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正義曰蜀怵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一作[illegible]），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冄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illegible]）。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上作[illegible]及太史公論平原[illegible]利令智昏[illegible]爭馮亭反禍），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訽於魏齊（徐廣曰訽[illegible]音[illegible]反[illegible]），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

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徐廣曰堤垓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
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
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
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

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
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徐廣曰蒯音苦[illegible]字從崩邑又音淳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
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
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
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
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
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

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
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
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illegible]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索隱)
(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
作莫 番音普寒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
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
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
人稱長者壯有溉(徐廣曰溉一作概)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
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
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背)不倍
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
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
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illegible]諸國之俗今猶先生也)

[illegible]之事也所用欲循[illegible]作[illegible]觀其大旨作日者列[illegible]

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illegible]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illegible]

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

富智者有采焉[illegible]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illegible]

焚滅詩書故明[illegible]

亂於是漢興[illegible]

[illegible]

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illegible]而賈生

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

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illegible]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索隱曰[illegible]

[illegible]

哉欽念哉罔[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舊聞索隱曰[illegible]

王迹所興[illegible]始察終[illegible]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illegible]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illegible]至于茲著十二本紀[illegible]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illegible]

作禮樂損[illegible]益[illegible]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illegible]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illegible]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

一轂[illegible]運行無窮輔拂股[illegible]

臣配焉忠[illegible]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illegible]

令己失時[illegible]

[illegible]

為太史公[illegible]書[illegible]篇五[illegible]

補藝[illegible]成一家之言厥

協六經異傳[illegible]整齊百家雜語[illegible]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俟後世聖人君子[illegible]

義以俟後聖君子[illegible]第七十 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輯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之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

太史良才　寔纂先德　周游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